



淮南子卷十八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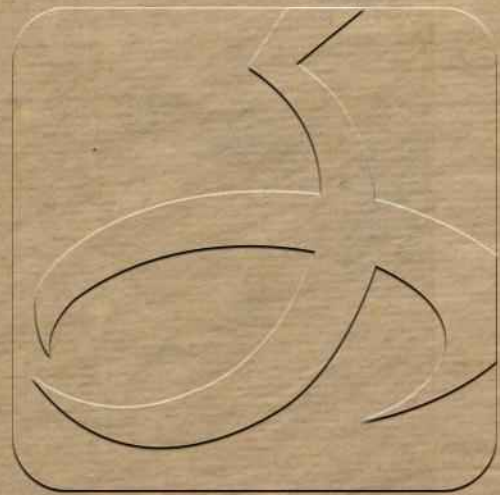
漢涿郡高誘注

人閒訓人閒之事吉凶之中微得失之端反存亡之幾也故曰人閒



中國社會科學院世界宗教研究所藏書

清淨恬愉人之性也儀表規矩事之制也知人之性其  
自養不勃知事之制其舉措不惑發一端散無竟周八  
極總一筴謂之心見本而知末觀指而睹歸執一而應  
萬握要而治詳謂之術居知所為行知所之事知所乘  
動知所由謂之道道者置之前而不輦錯之後而不軒  
丙之尋常而不塞布之天下而不窳是故使人高賢稱





與己者心之力也使人卑下誹謗己者心之罪也夫言

出於口者不可止於人行發於通者不可禁於遠事者

難成而易敗也名者難立而易廢也千里之隄以螻蟻

之穴漏百尋之屋以突隙之煙焚突竈突也 達古按突隙當作突隙突音

式鍼切與火出堯戒曰戰戰慄慄日慎一日人莫踰於

穴中之突字異蹟蹟也蜂蟻也 達古按各本皆

山而蹟於蛭作蛭唯藏本作蛭依義作蛭為是是故人

皆輕小害易微事以多悔患至而後憂之是猶病者已

倦而索良醫也倦處也雖有扁鵲俞跗之巧猶不能生也

與福同門利害為鄰非神聖人莫之能分凡人之舉

事莫不先以其知規慮揣度揣商量也而後敢以定謀其

或利或害此愚智之所以異也曉自然以為智知存亡

之樞機禍福之門戶舉而用之陷溺於難者不可勝計

也使知所為是者事必可行則天下無不達之塗矣是

故知慮者禍福之門戶也動靜者利害之樞機也百事

之變化國家之治亂待而後成是故不溺於難者成是

故不可不慎也天下有三危少德而多寵一危也才下

而位高二危也身無大功而受厚祿三危也故物或損



之而益或益之而損何以知其然也昔者楚莊王既勝

晉於河雍之間莊王敗晉荀林父之師於邲邲河雍地也歸而封孫叔敖

而不受病疽將死謂其子曰吾則死矣王必封女女必

讓肥饒之地而受沙石之問有寢邱者其地礪石而名

醜寢邱今汝南區始地前荆人鬼好事越人醜醜也越人醜醜也人

莫之利也孫叔敖死王果封其子以肥饒之地其子辭

而不受請有寢之邱楚國之俗功臣二世而爵祿惟孫

叔敖獨存此所謂損之而益也何謂益之而損昔晉厲

公南伐楚東伐齊西伐秦北伐燕兵橫行天下而無所

綽也綽也威服四方而無所誦遂合諸侯於嘉陵氣充志

驕淫侈無度暴虐萬民內無輔拂之臣外無諸侯之助

戮殺大臣親近導諛明年出遊匠驪氏樂書中行假劫

而幽之樂書中行假皆大夫諸侯莫之救百姓莫之哀三月而死

夫戰勝攻取地廣而名尊此天下之所願也然而終於

身死國亡此所謂益之而損者也夫孫叔敖之請有寢

之邱沙石之地所以累世不奪也晉厲公之合諸侯於

嘉陵所以身死於匠驪氏也眾人皆知利利而病病也

唯聖人知病之為利知利之為病也夫再實之木根必



傷掘藏之家必有殃掘藏謂發冢得伏藏無功受財以言大利而反為

害也張武教習伯奪韓魏之地而禽於晉陽張武習伯臣也禽于

晉陽為趙襄子所殺申叔時教莊王封陳氏之後而霸天下申叔時楚

大夫莊王滅陳已乃復之孔子讀易至損益未嘗不憤然而嘆曰益

損者其王者之事與事或欲以利之適足以害之或欲

害之乃反以利之利害之反禍福之門戶不可不察也

陽虎為亂於魯陽虎季氏之臣也陽虎季氏專魯國也魯君令人閉城門

而捕之得者有重賞失者有重罪連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得者有賞失者夷

族圍三而陽虎將舉劍而伯頤伯迫也連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圍三而

矣陽虎將舉劍而自刎頸門者止之曰天下探之不窮不窮言深遠我將

出子陽虎因赴圍而逐揚劍提戈而走連吉按太平御覽引作左持劍

右提戈赴圍而走門者出之顧反取其出之者以戈推之攘袂

薄腋也袂袂出之者怨之曰我非故與子反也為之蒙歿

被罪而乃反傷我宜矣其有此難也魯君聞陽虎失火

怒問所出之門使有司拘之以為傷者受大賞而不傷

者被重罪連吉按太平御覽以為為傷者戰鬪者也不傷者為縱之傷者受厚賞而不傷者被重罪

此所謂害之而反利者也連吉按太平御覽何謂欲利作而反利之者也

之而反害之楚恭王與晉人戰於鄢陵戰酣晉人晉厲公也恭



王傷而休

管人射恭王中目

司馬子反渴而求飲豎陽穀奉酒

而進之

豎小使也陽穀其名

子反之為人也嗜酒而甘之不能絕

於口遂醉而臥恭王欲復戰使人召司馬子反辭以心

痛王駕而往視之入幄中而聞酒臭恭王大怒曰今日

之戰不穀親傷

不穀不祿也人君謙以自稱也

人所恃者司馬也而司馬

又若此是亾楚國之社稷而不率吾眾也不穀無與復

戰矣於是罷師而去之斬司馬子反為僂故豎陽穀之

進酒也非欲禍子反也誠愛而欲快之也而適足以殺

之此所謂欲利之而反害之者也夫病溼而強之食病

暍而飲之寒此眾人之所以為養也而良醫之所以為

病也悅於目悅於心愚者之所利也然而有道者之所

辟也故聖人先忤而後合眾人先合而後忤有功者人

臣之所務也有罪者人臣之所辟也或有功而見疑或

有罪而益信何也則有功者雖恩義有罪者不敢失仁

心也魏將樂羊攻中山

樂羊文侯之將

其子執在城中城中縣

其子以示樂羊樂羊曰君臣之義不得以子為私攻之

愈急中山因烹其子而遺之鼎羹與其首樂羊循而泣

之曰是吾子已為使者跪而啜三杯使者歸報中山曰



是伏約成節者也不可忍也遂降之為魏文侯大開地  
 有功自此之後日以不信此所謂有功而見疑者也何  
 謂有罪而益信孟孫獵而得麇孟孫魯大夫使秦西巴持歸  
 烹之麇母隨之而號秦西巴弗忍縱而予之孟孫歸求  
 麇安在秦西巴對曰其母隨而號臣誠弗忍竊縱而予  
 之孟孫怒逐秦西巴居一年取以為子傅左右曰秦西  
 巴有罪於君今以為子傅何也孟孫曰夫一麇而不忍  
 又何況於人乎此謂有罪而益信者也故趨舍不可不  
 審也此公孫鞅之所以抵罪於秦而不得入魏也公孫鞅商

君也為秦伐魏欺魏公子印而殺之後有罪走魏魏人不入也功非不大也然而累足

無所踐者不義之故也事或奪之而反與之或與之而  
 反取之智伯求地於魏宣子宣子弗欲與之任登曰智  
 伯之強威行於天下求地而弗與是為諸侯先受禍也  
 不若與之宣子曰求地不已為之柰何任登曰與之使  
 喜必將復求地於諸侯諸侯必植耳植耳竦耳而聽也與天下  
 同心而圖之一心所得者非直吾所亡也魏宣子裂地  
 而授之又求地於韓康子韓康子不敢不予諸侯皆恐  
 又求地於趙襄子襄子弗與於是智伯乃從韓魏圍襄



子於晉陽三國通謀禽智伯而三分其國此所謂奪人而反為人所奪者也何謂與之而反取之晉獻公欲假道於虞以伐虢遺虞垂棘之璧與屈產之乘虞公惑於璧與馬而欲與之道宮之奇諫宮之奇曰不可夫虞之與虢若車之有輪輪依於車車亦依輪虞之與虢相恃而勢也若假之道虢朝亡而虞夕從之矣虞公弗聽遂假之道荀息伐虢遂克之荀息晉大夫還反伐虞又拔之此所謂與之而反取者也聖王布德施惠非求其報於百姓也郊望禘嘗郊祭天望祭日月星辰山川也禘嘗祭宗廟也非求福於鬼神

也山致其高而雲起焉水致其深而蛟龍生焉君子致其道而福祿歸焉夫有陰德者必有陽報有陰行者必有昭名古者溝防不脩水為民害禹鑿龍門辟伊闕平治水土使民得陸處百姓不親五品不慎遠古按太平御覽慎作順契教以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妻之辨辨遠古按太平御覽辨作別長幼之序田野不脩民食不足后稷乃教之辟地墾草糞土種穀令百姓家給人足故三后之後謂夏殷周無不王者有陰德也周室衰禮義廢孔子以三代之道教導於世其後繼嗣至今不絕者有隱行也秦王趙政兼吞天下



而亾

趙政始皇生於趙故名趙政

智伯侵地而滅商鞅支解李斯車

裂

李斯上蔡人也為蔡籍趙高譖之二世車裂之于雲陽

三代種德而王齊桓繼

絕而霸故樹黍者不獲稷樹怨者無報德昔者宋人好

善者三世不解家無故而黑牛生白犢以問先生先生

曰此吉祥以饗鬼神

先生凡先生生者也以享鬼神白犢純色可以為犧牲也

居一

年其父無故而盲牛又復生白犢其父又復使其子以

問先生其子曰前聽先生言而失明今又復問之柰何

其父曰聖人之言先忤而後合其事未究固試往復問

之其子又復問先生先生曰此吉祥也復以饗鬼神歸

致命其父其父曰行先生之言也居一年其子又無故

而盲其後楚攻宋圍其城

楚莊王時圍宋八月

當此之時易子而

食析骸而炊丁壯者歿老病童兒皆上城牢守而不下

楚王大怒城已破諸城守者皆屠之此獨以父子盲之

故得無乘城軍罷圍解則父子俱視

視復明也夫禍福之轉

而相生其變難見也近塞上之人有善術者

達古按太平御覽作平御覽作

北塞之人有善道者

馬無故亾而入胡

達古按太平御覽作人皆

人皆

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

達古按太平御覽作此何知乃不為福下為禍

為福二句同

居數月其馬將胡駿馬而歸人皆賀之其父曰



此何遽不能為嗣乎家富良馬其子好騎墮而折其辭

人皆弔之其父曰此何遽不為福乎居一年胡人大入

塞達吉按太平御覽丁壯者引弦而戰達吉按太平御覽作胡夷大出塞近

塞之人達吉按太平御覽死者十九此獨以跛之故父子

相保故福之為禍禍之為福化不可極深不可測也或

直於辭而不害於事者或虧於耳以忤於心而合於實

者高陽騶或曰高陽騶宋大夫將為室問匠人匠人對曰未可也

木尚生加塗其上必將撓以生材任重塗今雖成後必

敗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後必將敗高陽騶曰不然夫木枯則益勁塗乾

則益輕以勁材任輕塗今雖惡後必善匠人窮於辭無

以對受令而為室其始成均然善也洵高而後果敗此

所謂直於辭而不可用者也何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合

於實靖郭君將城薛靖郭君齊威王之子也於薛賓客多止之弗聽

靖郭君謂謁者曰無為賓通言齊人有請見者曰臣請

道三言而已過三言請烹靖郭君聞而見之賓趨而進

再拜而興因稱曰海大魚則反走靖郭君止之曰願聞

其說賓曰臣不敢以死為熙熙戲也靖郭君曰先生不遠

道而至此為寡人稱之賓曰海大魚網弗能止也鈞弗



能牽也蕩而失水則螻蟻皆得志焉今夫齊君之淵也  
 君失齊則薛能自存乎靖郭君曰善乃止不城薛此所  
 謂虧於耳忤於心而得事實者也夫以無城薛止城薛  
 其於以行說乃不若海夫魚故物或遠之而近或近之  
 而遠或說聽計當而身疏或言不用計不行而益親何  
 以明之三國伐齊圍平陸三國韓魏趙也括子以報於牛子括子  
 牛子齊臣曰三國之地不接於我踰隣國而圍平陸利不足  
 貪也然則求名於我也請以齊侯往牛子以為善括子  
 出無害子入無害子亦齊臣牛子以括子言告無害子無害子

曰異乎臣之所聞牛子曰國危而不安患結而不解何  
 謂貴智無害子曰臣聞之有裂壤土以安社稷者聞殺  
 身破家以存其國者不聞出其君以為封疆者牛子不  
 聽無害子之言而用括子之計三國之兵罷而平陸之  
 地存自此之後括子曰以疏無害子曰以進故謀患而  
 患解圖國而國存括子之智得矣無害子之慮無中於  
 策謀無益於國然而心調於君有義行也今人待冠而  
 飾首待履而行地寇履之於人也寒不能煖煖風不能  
 障暴不能蔽也然而冠履履者其所自託者然也夫



咎犯戰勝城濮而雍季無尺寸之功然而雍季先賞而  
 咎犯後存者其言有貴者也故義者天下之所賞也百  
 言百當不如擇趨而審行也或無功而先舉或有功而  
 後賞何以明之昔晉文公將與楚戰城濮問於咎犯曰  
 為柰何遠吉按太平御覽作為之柰何咎犯曰仁義之事君子不厭忠  
 信遠吉按太平御覽作仁義之戰陳之事不厭詐偽君  
 其詐之而已矣辭咎犯問雍季雍季對曰焚林而獵愈  
 多得獸後必無獸以詐偽遇人雖愈利後無復遠吉按太平御覽此下亦君其正之而已矣於是不聽雍季之計而用  
 有利字

咎犯之謀與楚人戰大破之還歸賞有功者先雍季而  
 後咎犯左右曰城濮之戰咎犯之謀也君行賞先雍季  
 何也文公曰咎犯之言一時之權也雍季之言萬世之  
 利也吾豈可以先一時之權而後萬世之利也哉智伯  
 率韓魏二國伐趙圍晉陽決晉水而灌之城下緣木而  
 處遠吉按太平御覽縣釜而炊襄子謂張孟談曰城中  
 力已盡糧食匱乏大夫病為之柰何張孟談曰臣不能  
 存危不能安無為貴智士曰請試潛行潛行伏見韓魏  
 之君而約之乃見韓魏之君說之曰臣聞之唇亡而齒



寒今智伯率二君而伐趙趙將亡矣趙亡則君爲之矣  
矣及今而不圖之禍將及二君二君曰智伯之爲人也  
粗中而少親我謀而泄事必敗爲之奈何張孟談曰言  
出君之口入臣之耳人孰知之者乎且同情相成同利  
相成君其圖之二君乃與張孟談陰謀與之期張孟談  
乃報襄子至其日之夜趙氏殺其守隄之吏決水灌智  
相智伯軍救水而亂韓魏翼而擊之襄子將卒犯其前  
大敗智伯軍殺其身而三分其國襄子乃賞有功者而  
高赫爲賞首羣臣請曰晉陽之存張孟談之功也而赫

爲賞首何也襄子曰晉陽之圍也寡人國家危社稷殒

臣無不有驕侮之心者唯赫不失君臣之禮吾是以  
先之由此觀之義者人之大本也雖有戰勝存亡之功

不如行義之隆故君子曰美言可以市尊美行可以加  
人或有罪而可賞也或有功而可罪也西門豹治鄴

豹文侯臣廩無積粟府無儲錢庫無甲兵官無計會人數言

其過於文侯文侯身行其縣果若人言文侯曰翟璜任

子治鄴而大亂子能道則可按太平御覽不能將

加誅於子西門豹曰臣聞王主富民霸主富武亡國富



庫今王欲為霸王者也臣故積積於民君以為不然臣

請升城鼓之甲兵粟米可立具也於是乃升城而鼓之

一鼓民被甲括矢甲鐵也括箭也操兵弩而出再鼓負輦粟而

至服駕牛也輦擔也文侯曰罷之西門豹曰與民約信非一日

之積也一舉而欺之後不可復用也燕常侵魏入城臣

請北擊之以復侵地遂舉兵擊燕復地而後反此有罪

而可賞者也解扁為東封解扁魏臣治東封者上計而入三倍有

司請賞之文侯曰吾土地非益廣也人民非益眾也入

何以三倍對曰以冬伐木而積之於春浮之河而鬻之

文侯曰民春以力耕達吉按太平御覽暑以強耘秋以收

斂冬間無事以伐林而積之達吉按太平御覽負輓而

浮之河是用民不得休息也民以敝矣雖有三倍之人

將焉用之此有功而可罪者也賢主不苟得忠臣不苟

利何以明之中行穆伯攻鼓弗能下中行穆伯晉魏聞大夫鼓北翟魏聞

倫曰鼓之嗇夫聞倫知之魏聞倫晉人也請無罷武大夫而鼓

可得也穆伯弗應左右曰不折一戟不傷一卒而鼓可

得也君奚為弗使穆伯曰聞倫為人佞而不仁若使聞

倫下之吾可以勿賞乎若賞之是賞佞人佞人得志是



使晉國之武舍仁而後佞雖得鼓將何所用之攻城者欲以廣地也得地不取者見其本而知其末也秦穆公

使孟盟舉兵襲鄭

孟馬伯也

過周以東鄭之賈人弦高

塞他

塞他弦高之黨

相與謀曰師行數千里數絕諸侯之地

達

按太平御覽作又

其勢必襲鄭凡襲國者以為無備也

今示以知其情必不敢進乃矯鄭伯之命以十二牛勞

之三率相與謀

三率白乙孟明西乞

曰凡襲人者以為弗知今已

知之矣守備必固進必無功乃還師而反晉先軫舉兵

擊之

先軫晉大夫也

大破之殺鄭伯乃以存國之功賞弦高

達

按太平御覽功作賞

弦高辭之曰誕而得賞則鄭國之信廢矣為

國而無信是俗敗也賞一人而敗國俗仁者弗為也以

不信得厚賞義者弗為也遂以其屬徙東夷終身不反

故仁者不以欲傷生知者不以利害義聖人之思脩愚

人之思發

發也

忠臣者務崇君之德詔臣者務廣君之

地何以明之陳夏徵舒弑其君楚莊王伐之陳人聽令

莊王以討有罪遣卒戍陳

戍守也守欲有陳也

大夫畢賀申叔時

使於齊反還而不賀莊王曰陳為無道寡人起九軍以

討之

達吉按太平御覽九軍作六軍

征暴亂誅罪人羣臣皆賀而子獨



不賀遠吉按太平御覽無獨字何也申叔時曰牽牛蹊人之田田主

殺其人而奪之牛罪則有之罰亦重矣今君王以陳為

無道興兵而攻因以誅罪人造人戍陳遠吉按太平御覽作舉兵而征

之因誅罪人遣卒戍陳諸侯聞之以王為非誅罪人也貪陳國也

蓋聞君子不棄義以取利王曰善乃罷陳之戍立陳之

後諸侯聞之皆朝於楚此務崇君之德者也張武為智

伯謀曰張武晉人晉六將軍中行文子最弱而上下離心可

伐以廣地於是伐范中行滅之矣又教智伯求地於韓

魏和韓魏裂地而授之趙氏不與乃率韓魏而伐趙圍

晉陽三年三國陰謀同計以擊智氏遂滅之此務為君

廣地者也夫為君崇德者霸為君廣地者滅故千乘之

國行文德者王遠吉按太平御覽作脩德行者王湯武是也萬乘之國

好廣地者亾智伯是也非其事者勿切也非其名者勿

就也無故有顯名者勿處也無功而富貴者勿居也夫

就人之名者廢切人之事者敗無功而大利者後將為

害譬猶緣高木而望四方也雖愉樂哉然而疾風至未

嘗不恐也惠及身然後憂之六驥追之弗能及也是故

忠臣事君也計功而受賞不為苟得積力而受官不貪



爵祿其所能者受之勿辭也其所不能者與之勿喜也  
 辭所能則匿欲所不能則惑辭所不能而受所能則得  
 無損墮之勢而無不勝之任矣昔者智伯驕伐范中行  
 而克之又劫韓魏之君而割其地尚以為未足遂興兵  
 伐趙韓魏反之軍敗晉陽之下身死高梁之東頭為飲  
 器國分為三為天下笑此不知足之禍也老子曰知足  
 不辱知止不殆可以脩久此之謂也或譽人而適足以  
 敗之或毀人而乃反以成之何以知其然也費無忌復  
 於荆平王曰費無忌楚臣復白也晉之所以霸者近諸夏也近諸夏國

在諸夏也而荆之所以不能與之爭者以其僻遠也楚王若

欲從諸侯不若大城城父而令太子建守焉以來北方

王自收其南是得天下也楚王悅之因命太子建守城

父命伍子奢傅之居一年伍子奢遊人於王伍子奢遺說於

王之左側言太子甚仁且勇能得民心王以告費無忌無忌

曰臣固聞之太子內撫百姓外約諸侯齊晉又輔之將

以害楚其事已構矣王曰為我太子又尚何求曰以秦

女之事怨王王因殺太子建而誅伍子奢此所謂見譽

而為禍者也何謂毀人而反利之唐子短陳駢子於齊



威王唐子齊大夫威王欲殺之陳駢子與其屬出亡奔薛孟

嘗君聞之孟嘗君封于薛使人以車迎之至而養以芻豢黍粱

五味之膳日三至冬日被裘屬夏日服絺紵出則乘牢

車駕良馬孟嘗君問之曰夫子生於齊長於齊夫子亦

何思於齊對曰臣思夫唐子者孟嘗君曰唐子者非短

子者耶曰是也孟嘗君曰子何為思之對曰臣之處於

齊也糲粢之飯藜藿之羹冬日則寒凍夏日則暑傷自

唐子之短臣也以身歸君食芻豢飯黍粱服輕煖乘牢

良臣故思之此謂毀人而反利之者也是故毀譽之言

不可不審也或貪生而反死或輕死而得生或徐行而

反疾何以知其然也魯人有為父報讐於齊者劓其腹

而見其心坐而正冠達吉按太平御覽正作拭起而更衣徐行而出

門上車而步馬顏色不變其御欲驅撫而止之曰今日

為父報讐以出死非為生也今事已成矣又何去之追

者曰此有節行之人不可殺也解圍而去之使被衣不

暇帶冠不及正蒲伏而走上車而馳必不能自免於干

步之中矣今坐而正冠起而更衣徐行而出門上車而

步馬顏色不變此衆人所以為死也而乃反以得活此



所謂徐而馳遲於步也夫走者人之所以為疾也步者  
人之所以為遲也今反乃以人之所為遲者反為疾明  
於分也有知徐之為疾遲之為速者則幾於道矣故黃  
帝亾其玄珠使離朱捷剗索之離朱明目捷剗疾利搏  
善拾于物二人皆黃帝  
臣而弗能得之也於是使忽悅而後能得之忽悅黃帝  
臣也忽悅  
善忘射象聖人敬小慎微動不失時百射重戒禍乃不  
滋計福勿及慮禍過之同日被霜蔽者不傷愚者有備  
與知者同功夫燭火在縹煙之中也一指所能息也唐  
漏若懸穴一璞之所能塞也及至火之燔孟諸而炎雲

臺孟諸宋大澤雲  
臺高至雲也

水決九江而漸荊州雖起三軍之衆

弗能救也夫積愛成福積怨成禍若癰疽之必潰也所

浼者多矣浼汚也諸御鞅復於簡公諸御鞅齊臣  
簡公齊君曰陳成

常宰子二子者甚相憎也宰子孔子弟  
子仕於齊臣恐其構難而

危國也君不如去一人簡公不聽居無幾何陳成常果

攻宰子於庭中而弑簡公於朝此不知敬小之所生也

魯季氏與郈氏鬪雞季氏郈氏  
皆魯大夫郈氏介其雞介以芥菜  
塗其雞翅

也而季氏為之金距金距施金  
於距也季氏之雞不勝季平子

怒因侵郈氏之宮而築之郈昭伯怒傷之魯昭公曰傷



也謂禱于襄公之廟舞者二人而已時魯禱先君襄公八

也其餘盡舞於季氏季氏之無道無上久矣弗誅必危

社稷公以告于家駒子家駒魯大夫子家駒曰季氏之得衆三

家為一三家季氏叔孫季氏其德厚其威強君胡得之昭公弗聽

使邠昭伯將卒以攻之仲孫氏叔孫氏相與謀曰無季

氏死亾無日矣遂興兵以救之邠昭伯不勝而死魯昭

公出奔齊故禍之所從生者始於雞定遠吉按本或作雞足或作雞距

唯藏本作定定及其大也至於亾社稷故蔡女蕩舟齊

師大侵楚齊桓公與蔡姬乘舟姬蕩舟公懼止之公怒歸之蔡蔡人嫁之公伐楚至召陵而勝之也

兩人構怨廷殺宰子簡公遇殺身死無後陳氏代之齊

乃無呂兩家鬪雞季氏金距邠公作難魯昭公出走故

師之所處生以棘楚楚大禍生而不蚤滅若火之得燥

水之得溼浸而益大癰疽發於指其痛遍於體故蠹啄

剖梁柱蠹蟲走牛羊此之謂也人皆務於救患之備而

莫能知使患無生夫使患無生易於救患而莫能加務

焉則未可與言術也晉公子重耳過曹曹君欲見其嬖

脇使之袒而捕魚鼈負羈止之曰公子非常也從者三

人皆霸王之佐也三人謂狐偃趙衰胥臣遇之無禮必為國憂君



弗聽重耳反國起師而伐曹遂滅之身歿人手社稷為  
墟禍生於袒而捕魚齊楚欲救曹不能存也聽釐負羈  
之言則無亾患矣今不務使患無生患生而救之雖有  
聖知弗能為謀耳患禍之所由來者萬端無方是故聖  
人深居以避辱靜安以待時小人不知禍福之門戶妄  
動而絀羅網雖曲為之備何足以全其身譬猶失火而  
鑿池被裘而用筵也且唐有萬穴唐隄也言隄塞其一  
魚何遽無由出室有百戶閉其一盜何遽無從入夫牆  
之壞也於隙劍之折必有齧齧缺也聖人見之密故萬物

莫能傷也太宰子朱侍飯於令尹子國子朱子國皆楚大夫令尹

子國啜羹而熱投卮漿而沃之明日太宰子朱辭官而

歸其僕曰楚太宰未易得也辭官去之何也子朱曰令

尹輕行而簡禮其辱人不難明年伏郎尹而答之三百

郎尹主郎夫仕者先避之見終始微矣夫鴻鵠之未爭

於卵也一指箴之則靡而無形矣及至其筋骨之已就

而羽翮之既成也則奮翼揮臆體六翮之末也凌乎浮雲背負

青天磨赤霄赤霄飛雲也翱翔乎忽荒之上析惕乎虹蜺

之間達吉拔各木皆作雖有勁弩利矰微繳蒲且子之



巧亦弗能加也江水之始出於岷山也可撻衣而越也

及至乎下洞庭驚石城洞庭在長沙石城在丹陽經丹徒丹徒在會稽起

波濤波者涌起還者為濤舟杭一日不能濟也是故聖人者常從

事於無形之外而不留思盡慮於成事之內是故患禍

弗能傷也人或問孔子曰顏回何如人也曰仁人也丘

弗如也子貢何如人也曰辯人也丘弗如也子路何如

人也曰勇人也丘弗如也賓曰三人皆賢夫子而為夫

子役何也夫子曰丘能仁且忍辯且訥勇且怯以三子

之能易丘一道丘弗為也孔子知所施之也秦牛缺徑

於山中牛缺隱士而遇盜奪之車馬解其橐笥掩其衣被掩

也盜還反顧之無懼色憂志驩然有以自得也盜遂問

之曰吾奪子財貨劫子以刀而志不動何也秦牛缺曰

車馬所以載身也衣服所以揜形也聖人不以所養害

其養盜相視而笑曰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者世

之聖人也以此而見王者必且以我為事也還反殺之

此能以知知矣而未能以知不知也能勇於敢而未能

勇於不敢也凡有道者應卒而不乏遭難而能免故天

下貴之今知所以自行也而未知所以為人行也其所



論未之究者也人能由昭昭於冥冥則幾於道矣詩曰

人亦有言無哲不愚此之謂也事或為之適足以敗之

或備之適足以致之何以知其然也秦皇挾錄圖挾銷也秦

博士盧生使入海還見其傳曰秦者胡也因發卒五

十萬使蒙公楊翁子蒙公蒙恬也楊翁子秦將將築脩城西屬流沙

起隴西遼水東結朝鮮朝鮮樂浪中國內邵輓車

而餉之又利越之犀角象齒翡翠珠璣翡翠赤雀翠青雀

為乃使尉屠睢發卒五十萬為五軍一軍塞鐔

城之領鐔城在武陵西南接鬱林一軍守九疑之塞九疑在零陵一軍處

番禺之都番禺南海一軍守南野之界南野在豫章一軍結餘干

之水餘干在豫章三年不解甲弛弩使監祿無以轉餉又以

卒鑿渠而通糧道監祿秦將鑿通湘水離水之渠以與越人戰殺西嘔

君譯吁宋西嘔越人譯吁宋西嘔君名也而越人皆入叢薄中與禽獸

處莫肯為秦虜相置桀駿以為將而夜攻秦人大破之

殺尉屠睢伏尸流血數十萬乃發適戍以備之當此之

時男子不得脩農畝婦人不得剡麻考縷考成也羸弱服

格於道大夫箕會於衢箕會以箕於衢會斂病者不得養死者不

得葬於是陳勝起於大澤奮臂大呼天下席卷而至於



戲戲地名在新豐劉項興義兵隨而定若折槁振落遂失天下

禍在備胡而利越也欲知築脩城以備亾不知築脩城

之所以亾也發適戍以備越而不知難之從中發也夫

鵠先識歲之多風也遠吉按太平御覽作烏鵠識歲之多風去高木而巢

扶枝扶芻也大人過之則探鵠嬰兒過之則挑其卵知備

遠難而忘近患故秦之設備也烏鵠之智也或爭利而

反強之或聽從而反止之何以知其然也魯哀公欲西

益宅史爭之以為西益宅不祥西益宅築舊居之西更以為田宅哀公

作色而怒左右數諫不聽乃以問其傅宰折睢宰折睢傅名姓

遠吉按太平御覽作曼折睢曰吾欲益宅而史以為不祥子以為何

如宰折睢曰天下有三不祥西益宅不與焉哀公大悅

而喜頃復問曰何謂三不祥對曰不行禮義一不祥也

嗜慾無止二不祥也不聽強諫三不祥也哀公默然深

念憤然自反遂不西益宅夫史以爭為可以止之而不

知不爭而反取之也智者離路而得道愚者守道而失

路夫兒說之巧於閉結無不解兒說宋大夫非能閉結而盡

解之也不解不可解也至乎以弗解解之者可與及言

論矣或明禮義推道體而不行或解構妄言而反當何



以明之孔子行遊馬失食農夫之稼野人怒取馬而繫

之子貢往說之卑辭而不能得也孔子曰夫以人之所

不能聽說人譬以大牢享野獸太牢三牲以九韶樂飛鳥也

予之罪也非彼人之過也乃使馬圉往說之圉養馬者至見

野人曰子耕於東海至於西海吾馬之失安得不食子

之苗野人大喜解馬而與之說若此其無方也而反行

事有所至而巧不若拙故聖人量鑿而正柄夫歌采菱

發陽阿鄙人聽之不若此延路陽局延路陽局鄙歌曲也達吉按太平

御覽作延路陵陽非歌者拙也聽者異也故交畫不暢暢申也連

環不解物之不通者聖人不爭也仁者百姓之所慕也

義者衆庶之所高也爲人之所慕行人之所高此嚴父

之所以教子而忠臣之所以事君也然世或用之而身

死國亡者不同於時也昔徐偃王好行仁義陸地之朝

者三十二國王孫厲謂楚莊王王孫厲楚臣也曰王不伐徐必

反朝徐王曰偃王有道之君也好行仁義不可伐王孫

厲曰臣聞之大之與小強之與弱也猶石之投卵虎之

啗豚又何疑焉且夫爲文而不能達其德爲武而不能

任其力亂莫大焉楚王曰善乃舉兵而伐徐遂滅之知



仁義而不知世變者也申菽杜藿申菽杜藿皆香草也美人之所

懷服也及漸之於滫滫臭汁也則不能保其芳矣古者五帝

貴德三王用義五霸任力今取帝王之道而施之五霸

之世是由乘驥逐人於榛薄而衰筮盤旋也今霜降而

樹穀冰泮而求穫欲其食則難矣故易曰潛龍勿用者

言時之不可以行也故君子終日乾乾夕惕若厲無咎

終日乾乾以陽動也夕惕若厲以陰息也因日以動因

夜以息唯有道者能行之夫徐偃王為義而滅燕子噲

行仁而亡子噲燕王也蘇代說子噲讓國遂專政齊伐燕大敗之噲死也哀公好儒而

削豆公代君為墨而殘代君趙之別國滅亡削殘暴亂之所致

也而四君獨以仁義儒墨而亡者遭時之務異也非仁

義儒墨不行非其世而用之則為之禽矣夫戟者所以

攻城也鏡者所以照形也宮人得戟則以刈葵宮人臣侍也

盲者得鏡則以盞冠不知所施之也故善鄙不同誹譽

在俗趨舍不同逆順在君狂譎不受祿而誅狂譎東海之上人也

耕田而食讓不受祿太段干木辭相而顯所行同也而

公以為飾虛亂民而誅利害異者時使然也故聖人雖有其志不遇其世僅足

以容身何功名之可致也知天之所為知人之所行則



有以任於世矣知天而不知人則無以與俗交知人而

不知天則無以與道遊單豹隱士信世離俗單豹巖居谷飲

不衣絲麻不食五穀行年七十猶有童子之顏色卒而

遇飢虎殺而食之張毅好恭張毅好禮之人過宮室廊廟必趨

見門閭聚眾必下廝徒馬圍皆與抗禮然不終其壽內

熱而外豹養其內而虎食其外毅脩其外而疾攻其內

故直意適情則堅強賊之以身役物則陰陽食之此皆

載務而戲乎其調者也得道之士外化而內不化外化

所以入人也內不化所以全其身也故內有一定之操

而外能詘伸贏縮卷舒與物推移故萬舉而不陷所以

貴聖人者以其能龍變也今捲捲然守一節推一行雖

以毀碎滅沈猶且弗易者此察於小好而塞於大道也

趙宣孟活飢人於委桑之下而天下稱仁焉荆侯非犯

河中之難不失其守而天下稱勇焉是故見小行則可

以論大體矣田子方見老馬於道田子方魏人喟然有志焉

以問其御曰此何馬也其御曰此故公家畜也老罷而

不為用出而鬻之田子方曰少而食其力老而棄其身

仁者弗為也束帛以贖之罷武聞之知所歸心矣齊莊



公出獵有一蟲舉足將搏其輪問其御曰此何蟲也對曰此所謂螳螂者也其為蟲也知進而不知卻不量力而輕敵莊公曰此為人而必為天下勇武矣迴車而避之勇武聞之知所盡力矣故田子方隱一老馬而魏國載之齊莊公避一螳螂而勇武歸之湯教祝網者而四十國朝昔湯出田見四面張網者湯教去其三文王葬面祝曰欲上者上欲下者下無入吾網文王葬文王治靈臺得灰人之骨夜夢灰人之骸而九夷歸之人呼而請葬于旦文王反葬以五大夫武王哀賜者之熱故蔭之武王蔭賜人於樾下於樾下樾下眾樹之虛也左擁而右扇之而天下懷其德越王句踐一決獄不辜

援龍淵而切其股血流至足以自罰也而戰武士必其

灰故聖人行之於小則可以覆大矣審之於近則可以

懷遠矣孫叔敖決期思之水遠吉按太平御覽而灌雲

婁之野雲婁今廬江是莊王知其可以為令尹也子發辯擊劇

而勞佚齊辯發第也擊劇文第罷勞之賞各有齊等也

節是以楚知可楚國知其可以為兵主也此皆形於小

微而通於大理者也聖人之舉事不加憂焉察其所以

而已矣今萬人調鐘不能比之律誠得知者一人而足

矣說者之論亦猶此也誠得其數則無所用多矣夫車



之所以能轉千里者以其要在三寸之轄夫勸人而弗

能使也禁人而弗能止也其所由者非理也昔者衛君

朝於吳吳王囚之衛君衛侯也吳王夫差欲流之於海說者冠蓋

相望而弗能止魯君聞之魯君哀公撤鐘鼓之縣縞素而朝

仲尼入見曰君胡為有憂色魯君曰諸侯無親以諸侯

為親大夫無黨以大夫為黨今衛君朝於吳王吳王囚

之而欲流之於海孰意衛君之仁義而遭此難也吾欲

免之而不能為柰何仲尼曰若欲免之則請子貢行魯

君召子貢授之將軍之印子貢辭曰貴無益於解患在

所出之道斂躬而行至於吳見太宰嚭太宰嚭甚悅之

欲薦之於王子貢曰子不能行說於王柰何吾因子也

太宰嚭曰子焉知嚭之不能也子貢曰衛君之來也衛

國之半曰不若朝於晉其半曰不若朝於吳然衛君以

為吳可以歸骸骨也故東身以受命今子受衛君而囚

之又欲流之於海是實言朝於晉者而罰言朝於吳也

且衛君之來也諸侯皆以為著龜兆以為著龜以下

朝於吳而不利則皆移心於晉矣子之欲成霸王之業

不亦難乎太宰嚭入復之於王王報出令於百官曰比



十日而衛君之禮不具者或子貢可謂知所以說矣魯

哀公為室而大公宣子諫公宣子魯大夫曰室大眾與人處則

譁少與人處則悲願公之適公曰寡人聞命矣築室不

輟公宣子復見曰國小而室大百姓聞之必怨吾君諸

侯聞之必輕吾國魯君曰聞命矣築室不輟公宣子復

見曰左昭而右穆昭穆先君之宗廟為大室以臨二先君之廟

得無害於子乎公乃令罷役除版而去之魯君之欲為

室誠矣公宣子止之必矣然三說而一聽者其二者非

其道也夫臨河而釣日入而不能得一條魚者非江河

魚不食也所以餌之者非其欲也及至良工執竿投而

擗脣吻者能以其所欲而釣者也夫物無不可奈何有

人無奈何言物皆可術而治也事有人材所不及無奈何也鉛之與丹異類殊

色而可以為丹者得其數也故繁稱文辭無益於說審

其所出而已矣物類之相摩近而異門戶者眾而難識

也故或類之而非或不類之而是或若然而不然者或

不若然而然者諺曰鳶墮腐鼠而虞氏以亾何謂也曰

虞氏梁之大富人也梁今之隨留浚儀也家充盈殷富金錢無量

財貨無貲升高樓臨大路設樂陳酒積博其上逵吉按列子釋



文作擊博其上是也太游俠相隨而行樓下博上者達

平御覽又作蒲博似非按列子釋文射朋張中反兩射朋張上棋中之以一反

作樓上博者而笑飛鳶適墮其腐鼠而中游俠游

俠相與言曰虞氏富樂之日久矣而常有輕易人之志

吾不敢侵犯而乃辱我以腐鼠如此不報無以立務於

天下務勢也請與公僂力一志悉率徒屬而必以滅其家

此所謂類之而非者也何謂非類而是屈建告石乞屈建

楚大夫也石乞白公之黨曰白公勝將為亂石乞曰不然白公勝卑

身下士不敢驕賢其家無筦籥之信關楗之固大斗斛

以出輕斤兩以內而乃論之以不宜也屈建曰此乃所

以反也居三年白公勝果為亂殺令尹子椒司馬子期

子椒子期皆白公之季父此所謂弗類而是者也何謂若然而不然

子發為上蔡令民有罪當刑獄斷論定決於令尹前子

發喟然有悽愴之心罪人已刑而不忘其恩此其後子

發盤罪威王而出奔盤辟也發得罪降於威王刑者遂襲恩者恩者

逃之於城下之廬追者至踞足而怒踞足躍足也曰子發視

決吾罪而被吾刑怨之潛於骨髓潛痛也使我得其肉而

食之其知厭乎追者以為然而不索其內果活子發此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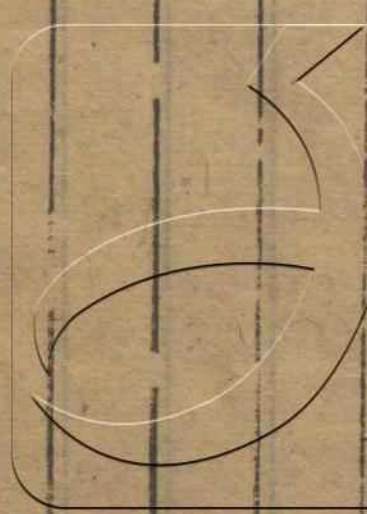
所謂若然而不然者何謂不然而若然者昔越王句踐  
 卑下吳王夫差請身為臣妻為妾奉四時之祭祀而入  
 春秋之貢職委社稷效民力隱居為蔽而戰為鋒行禮  
 甚卑辭甚服其離叛之心遠矣然而甲卒三千人以禽  
 夫差於姑胥姑胥地名此四策者不可不審也夫事之所以  
 難知者以其竄端匿迹立私於公倚邪於正而以勝惑  
 人之心者也若使人之所懷於內者與所見於外者若  
 合符節則天下無亾國敗家矣夫狐之捕雉也達吉按太平御覽  
覽捕作搏必先卑體彌耳以待其來也雉見而信之故可得

而禽也使狐瞋目植睛植睛相尾也見必殺之勢雉亦知

憚遠飛以避其怒矣夫人偽之相欺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夫入偽詐

以相欺非直禽獸之詐計也物類相似若然而不可從外

論者衆而難識矣是故不可不察也





淮南子卷十八

總校張預分校 陳其榮 徐惟鈺 校

淮南子卷十九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脩務訓

脩勉務趨聖人趨時冠敝弗顧履遺不取必用仁義之道以濟萬民故曰脩務因以題篇

或曰無為者寂然無聲漠然不動引之不來推之不往

如此者乃得道之像

或人以為先為術如此乃可謂得道之法也

吾以為不

然嘗試問之矣

以為不如或人之言嘗問之于聖人矣

若夫神農堯舜禹

湯可謂聖人乎有論者必不能廢

言五人可謂聖人耶有論者何能廢其道

也 以五聖觀之則莫得無為明矣

言不得無為也 古者民茹草

飲水采樹木之實食羸蛇之肉

達吉按太平御覽羸蛇引作蚌 時多疾



病毒傷之害害患也 達吉按太 於是神農乃始教民

播種五穀菽麥黍稷稻也 相土地宜燥溼肥瘠高下相視也燥乾也瘠塿

高陵也下隰也達吉按 嘗百草之滋味水泉之甘苦

令民知所辟就當此之時一日而遇七十毒此神農之為也 堯

立孝慈仁愛使民如子弟言雖役使其民必加仁愛遇之如己之子弟也 西教

沃民東至黑齒北撫幽都南道交趾沃民西方之國黑齒東方之國陰氣

所聚故曰幽都今雁門以北是交趾南方之國四者放

遠裔不覩聖人之化故親往行教導撫之以仁義也 放

謹兜於崇山竄三苗於三危放棄也謹兜堯佞臣也崇山南極之山三苗蓋謂帝

鴻氏之裔子渾敦少昊氏之裔子窮奇饕餮生至四裔可知也

於三苗國民 流其工於幽州殛鯀於羽山堯時有其工官鯀禹父為

治水積用不成堯殛之羽山東極之山是則堯之為鴻

範曰鯀則殛矣然則渾敦窮奇饕餮生至四裔可知也

舜作室築牆茨屋辟地樹穀令民皆知去巖穴各有家

室南征三苗道死蒼梧三苗之國在彭蠡舜時不服故往征之書曰舜陟方乃死時舜

死蒼梧葬于九疑之山在蒼梧也 禹沐浴霍雨櫛扶風禹

馮乘縣東北零陵之南千里也 禹沐浴霍雨櫛扶風禹

力天下不避風雨以久雨為沐浴扶風疾風以疾風為禹



防乘四載隨山栒木平治水土定千八百國脩治也彭蓋澤名在

豫章彭澤縣西防隈也四載山行用藁木行用舟陸行用車澤行用藁隨循也栒石栒識之四海之內凡萬國

禹定千八百國湯夙興夜寐以致聰明輕賦薄斂以寬

是禹之所為也民氓早起夜寐以思萬事能得其精故布德施惠以振

困窮弔次問疾以養孤孀親附政令流行乃整兵鳴條幼無父曰孤孀寡婦也百姓

歷山鳴條地名南巢今廬江居巢是譙責也讓夏此五

聖者天下之盛主勞形盡慮為民興利除害而不解情

也奉一爵酒不知於色言其輕也遼吉按挈一石之

尊則白汗交流言其重也又況羸天下之憂而海內之事者

乎遼吉按太平御覽其重於尊亦遠也且夫聖人

者不恥身之賤而愧道之不行不憂命之短而憂百姓

之窮是故禹之為水遼吉按太平御覽無之字以身解

於陽盱之河為治水解除之湯旱以身禱

於桑山之林桑山之林能興雲致雨故禱之聖人憂

民如此其明也而稱以無為豈不悖哉悖繆且古之立

帝王者非以奉養其欲也聖人踐位者非以逸樂其身

也逸安為天下強掩弱衆暴寡詐欺愚勇侵怯懷知而



不以相教積財而不以相分故立天子以齊一之也齊等

遠吉按藏本無一字葉木有大平御覽引亦有為一人聰明而不足以徧照海

內故立三公九卿以輔翼之輔正也絕國殊俗僻遠幽

閒之處不能被德承澤故立諸侯以教誨之絕遠殊異能猶及也

立置以為是以地無不任時無不應官無隱事國無遺

遠國君利言官無隱病失職之事所以衣寒食飢養老弱而息

勞倦也若以布衣徒步之人觀之則伊尹負鼎而干湯

伊尹處于有莘之野執鼎俎和五味以干湯欲調陰陽行其道詩曰實唯阿衡實左右商王是也呂望

鼓刀而入周呂望姜姓四岳之後四岳佐禹治水有功賜姓曰姜氏呂望其後居殷乃屠于朝歌

故曰鼓刀人周自殷而往為文王太百里奚轉鬻百里

師佐武王伐紂成王封之于齊也管仲束縛公子糾不

臣自知處公不可諫而去轉行自賣於秦為穆公相而秦與也管仲束縛公子糾不

歸齊桓公用之而伯也孔子無黔突墨子無煖席

其突竈不至於黑坐席不至於溫歷行諸國汲是以聖

汲於行道也達吉按突音深俗本作突字誤是以聖

人不高山不廣河蒙恥辱以干世主非以貪祿慕位欲

事起天下利而除萬民之害聖人蓋謂禹稷不以山為

之事治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引益聞傳書曰神農樵

作欲事天下之利除萬民之害也粹堯瘦矐舜黻黑禹胼胝由此觀之則聖人之憂勞百

姓甚矣甚重故自天子以下至於庶人四足不動思慮



不用事治求澹者未之間也夫地勢水東流人必事焉

然後水潦得谷行水勢雖東流人必事而禾稼春生人

必加功焉故五穀得遂長加功謂是農是藝聽其自流

待其自生則鯨禹之功不立而后稷之習不用若吾所

謂無為者私志不得入公道嗜欲不得枉正術循理而

舉事因資而立權自然之勢而曲故不得容者曲故巧

事成而身弗伐伐自矜大其善功立而名弗有不名有其功也非謂其

感而不應攻而不動者若天以火熯井以淮灌山此用

已而背自然故謂之有為火不可以熯井淮不可以灌山而以用之非其道故謂之

有為也若夫水之用舟沙之用鳩泥之用輶山之用藁夏

瀆而冬陂因高為田因下為池此非吾所謂為之此皆因其

宜用之故曰非吾所謂為言無為聖人之從事也殊體而合于理殊異也體

行也理其所由異路而同歸其存危定傾若一志不忘

於欲利人也何以明之昔者楚欲攻宋墨子聞而悼之

墨子名翟悼傷也自魯趨而十日十夜足重繭而不休息裂衣

裳裹足至於郢見楚王自從趨走郢楚都今南曰臣聞

大王舉兵將攻宋計必得宋而後攻之乎臣其苦衆勞

民頓兵挫銳負天下以不義之名而不得咫尺之地猶

淮南子卷十九

四



且攻之乎頓罷挫辱折銳精攻無罪之實故王曰必不

得宋又且為不義曷為攻之墨子曰臣見大王之必傷

義而不得宋王曰公輸天下之巧士作雲梯之械設以

攻宋曷為弗取公輸魯般號時在楚雲梯攻城具高墨

子曰令公輸設攻臣請守之於是公輸般設攻宋之械

墨子設守宋之備九攻而墨子九卻之弗能入入猶於

是乃偃兵輟不攻宋輟止也段干木辭祿而處家魏文侯

過其閭而軾之閭里周禮二十五家為閭軾伏軾敬有

威武也其僕曰君何為軾文侯曰段干木在是以軾其僕

曰段干木布衣之士君軾其閭不已甚乎文侯曰段干

木不趨勢利懷君子之道隱處窮巷聲施千里聲名也

寡人敢勿軾乎勿無也段干木光於德寡人光於勢段干

木富於義寡人富於財勢不若德尊財不若義高于木

雖以已易寡人不為使干木之已賢易寡吾日悠悠

于影影形也子何以輕之哉其後秦將起兵伐魏司馬庾

諫曰段干木賢者庾秦大夫其君禮之天下莫不知諸

侯莫不聞舉兵伐之無乃妨於義乎於是秦乃偃兵輟

不攻魏夫墨子跌蹠而趨千里以存楚宋跌疾行也段



干木闔門不出以安秦魏夫行與止也其勢相反而皆

可以存國此所謂異路而同歸者也異路謂行與止也同歸謂歸于存國也

也今夫救火者汲水而逐之或以甕瓴或以盆盂其方

員銳脣不同盛水各異其於滅火鈞也故秦楚燕魏之

訶也異轉而皆樂轉音聲也九夷八狄之哭也殊聲而皆悲

一也東方之夷九種北方之狄八類夫訶者樂之徵也哭者悲之效也

徵應也憤於中則應於外憤發也故在所以感也感發也夫聖

人之心日夜不忘於欲利人其澤之所及者效亦大矣

效功也世俗廢衰而非學者多非者不善之辭故曰非人性各有所

脩短若魚之躍若鵲之駁此自然者不可損益損此揆之故不

欲學吾以為不然夫魚者躍鵲者駁也猶人馬之為人馬

筋骨形體所受於天不可變以此論之則不類矣言人自為

人馬自為馬不相類也夫馬之為草駒之時跳躍揚蹏翹尾而走

人不能制馬五尺以下為駒放在草中齧咋足以嗜肌

碎骨蹶蹏足以破虛陷匈咋齧也及至圉人擾之良御

教之圉養馬官掩以衡扼連以轡銜則雖歷險超壘弗

敢辭達吉按太平御覽一引作弗故其形之為馬馬不

可化其可駕御教之所為也馬孽蟲也無知也而可以通



氣志猶待教而成又況入乎且夫身正性善發憤而成

仁帽憑而為義帽憑盈滿積思之貌性命可說不待學問而合於

道者堯舜文王也言有善性命可教說者聖人不學而知之者堯舜文王詩云不識不知順

帝之則是也沈酗耽荒不可教以道不可喻以德嚴父弗能

正賢師不能化者丹朱商均也丹朱堯子商均舜子弗能化詩云誨爾諄諄聽

我藐藐是其類也曼頰皓齒形夸骨佳不待脂粉芳澤而性可

說者西施陽文也曼頰細理也夸弱也佳好也性猶委也西施陽文古之好女達吉按文

選注引許春注云陽文楚之好人也與此略異卷朕哆嚙還蔭臧施雖粉白黛

黑弗能為美者嫫母妣惟也卷讀權衡之權急氣言之朕讀夔哆讀大口之哆嚙

讀楚為氏之為還蔭偃也臧施儂也皆醜貌嫫母妣惟

古之醜女嫫讀如模範之模妣讀人得風病之靡惟讀

近地妣惟一說讀曰莊維也夫上不及堯舜下不及商均美不及西

施惡不若嫫母此教訓之所諭也論導也而芳澤之所施

且子有弑父者然而天下莫疏其子何也愛父者衆也

儒有邪辟者而先王之道不廢何也其行之者多也今

以為學者之有過而非學者則是以一飽之故絕穀不

食以一蹟之難饑足不行感也蹟蹟楚人謂蹟也言以飽而不食蹟而不行喻

丹朱商均不可教化而非學故謂之感也今有良馬不待策鋏而行駑馬雖

兩鋏之不能進為此不用策鋏而御則愚矣為良馬能自走不復



用箠得驚馬無以行之故曰憊也 夫怯夫操利劍擊則不能斷刺則不

能入及至勇武攘捲一擣則摺脇傷幹武士也楚人謂士為武摺折也

為此棄干將鑊邪而以手戰則悖矣所謂言者齊於眾

而同於俗今不稱九天之頂則言黃泉之底九天八方中央故曰

九頂極高也 是兩末之端議何可以公論乎公平也 夫橘柚

冬生而人曰冬死夏生而人曰夏生夏死而人曰夏生夏死

衆多 江河之回曲亦時有南北者而人謂江河東流攝提

鎮星日月東行而人謂星辰日月西移者以大氏為本

歲星在寅曰攝提鎮星中央土星鎮四方故曰鎮 胡人氏猶更言其餘星辰皆西行故曰大氏為本也

有知利者而人謂之駮駮亦舉多駮讀似質緩氣言之然亦舉多駮讀似質緩氣言之

者在舌 越人有重遲者而人謂之訛訛者言訛讀燕人言者言訛讀燕人言

請之訛同也 以多者名之若夫堯眉八彩九竅通洞而

公正無私堯母慶都蓋大帝之女寄伊長儒家年二十無夫出觀于河有赤龍負圖而至曰赤龍受

天下之圖有人亦衣光面八彩鬋頰長赤帝起成元寶

奄然陰雲赤龍與慶都合而生堯視如圖故眉有八彩

之色洞達聖道也 一言而萬民齊一言仁言也齊無倦舜二瞳子

無私無所受也 是謂重明言能知人作事成法出言成章所法論語舜舉十六相

有天下煥乎其有文 禹耳參漏是謂大通參三也漏穴也大通天下

章巍巍乎此之謂也 禹耳參漏是謂大通參三也漏穴也大通天下

摧下滯 興利除害疏河決江傅曰劉子觀于洛汭曰微禹吾其魚乎故曰興利除



也害文王四乳是謂大仁乳所以養人故曰大仁也天下所歸百姓所

親文王為西伯遭紂之虐三分天下而皋陶馬喙是謂

至信家若馬口出言皆決獄明白察於人情察猶知也禹生

於石禹母脩己感石而生禹折胸而出契生於卵契母有娥氏之女簡翟也吞燕卵而生契

偏背而出詩云天命史皇蒼頡生而見史皇產而能書史皇蒼頡生而見

史皇或史皇或羿左臂脩而善射羿有窮之君也達吉按吳

云賢者高注非是此乃堯時之羿耳若此九賢者干歲而一出猶繼踵而

生以千歲為近今無五聖之天奉堯舜禹湯周文四俊

之才難才干人為俊謂欲棄學而循性是謂猶釋船而

欲履水也履履也夫純鈎魚腸之始下型擊則不能鏃刺

則不能入純鈎利劍名魚腸文理屈辟及加之砥礪摩

其鋒剗則水斷龍舟龍舟大陸剗犀甲言利明鏡之始

下型矇然未見形容及其粉以立錫摩以白旃鬢眉微

豪可得而察旃摩微細察見夫學亦人之砥錫

也而謂學無益者所以論之過以用也知者之所短不

若愚者之所脩短缺脩長也明有所不賢者之所不足

不若衆人之有餘凡何以知其然夫宋畫吳冶刻刑

鏤法亂脩曲出宋人之畫吳人之治刻鏤刑法亂其為



微妙堯舜之聖不能及及猶如也蔡之幼女衛之稚質蔡國今南

陽河曲衛故在河內後徙頓即今東陽郡稚質亦少女也桐纂組雜奇彩抑墨質揚

赤文也也遠吉按太平御覽作如今之短沒黑耳亦言其巧

言其巧也禹湯之智不能逮言不能及二夫天之所覆地之

所載包於六合之內託於宇宙之間陰陽之所生血氣

之精含牙戴角前爪後距奮翼攫肆歧行蟻動之蟲喜

而合怒而鬪攫搏也肆極也歧讀車見利而就避害而

丟其情一也雖所好惡其與人無以異一同人亦避害

言也然其爪牙雖利筋骨雖彊不免制於人者知不能

相通才力不能相一也各有其自然之勢勢力無稟受

於外無有學問受謀慮故力竭功沮竭盡也夫鴈順風

以愛氣力銜蘆而翔以倚矰弋未秀曰蘆已秀曰葦矰

不得截蠳知為埴糴絡為曲穴虎豹有茂草野彘有芄

其翼也也景以蔽日防也

背槎櫛堀虛連比以象宮室陰以防雨也

蔽也此亦鳥獸之所以知求合於其所利今使人生於

辟陋之國僻遠陋長於窮櫛漏室之下長無兄弟少無

父母自未嘗見禮節耳未嘗聞先古先古謂聖賢之道也獨守專



昔者蒼頡作書容成造曆

容成黃帝臣造作曆知日月星辰之行度

胡曹為

衣

易曰黃帝垂衣裳胡曹亦黃帝臣也

后稷耕稼儀狄作酒

見世本

奚仲為

車

傳曰奚仲為夏車正封于薛

此六人者皆有神明之道聖智之迹

故人作一事而遺後世非能一人而獨兼有之各悉其

知貴其所欲達也

達通也

遂為天下備

備猶用也

今使六子者易

事而明弗能見者何

見猶知也言人各有所不通

萬物至眾而知不

足以奄之

奄蓋之也

周室以後無六子之賢

賢才也

而皆脩其

業當世之人無一人之才而知其六賢之道者何教順

施續而知能流通

施設續也

由此觀之學不可已明矣

已止

也今夫育者目不能別晝夜分白黑然而搏琴撫弦參

彈復微攫援標拂手若蔑蒙不失一弦

參彈并是復微上下手也攫援

撥也標拂敷也蔑蒙言其疾也微讀維車之維攫讀屈直本合句欲句此木之可標讀刀標之標

使未

嘗鼓瑟者雖有離朱之明攫撥之捷猶不能屈伸其指

離朱黃帝時人明目能見百步之外秋豪之末攫撥亦黃帝時捷疾者也

何則服習積貫之

所致故弓待斲而後能調劍待砥而後能利

斲矯弓之材讀曰敬

砥厲石也

玉堅無敵鏤以為獸首尾成形璽諸之功

璽諸治玉之石

詩云他山之石可以為器

木直中繩揉以為輪其曲

中規之也

彙括之力唐堊堅忍之類猶可刻鏤揉以成



器用唐碧石似玉又況心意乎且夫精神滑淖纖微倏

忽變化與物推移難移補雲蒸風行在所設施用君子

有能精搖摩監砥礪其才自試神明覽物之博通物之

壅觀始卒之端見無外之境以所觀以逍遙仿佯於塵埃

之外塵埃猶超然獨立卓然離世不羣此聖人之所以

游心若此而不能閒居靜思鼓琴讀書追觀上古及賢

大夫學問講辯日以自娛講論辯別然蘇援世事分白

黑利害蘇猶索援別分別白籌策得失以觀禍福日觀

非常日觀設儀立度可以為法則窮道本末究事之情窮盡也充

極立是廢非明示後人是善也亦有遺業生有榮名遺

功業榮寵也如此者人才之所能逮逮及然而莫能至焉者

偷慢懈惰多不暇日之故偷薄慢易薄易之人懈惰于

惟此故也夫瘠地之民多有心者勞也心向義沃地之民多

不才者饒也統逸由此觀之知人無務不若愚而好學

自人君公卿至於庶人不自強而功成者天下未之有

也詩云日就月將學有緝熙于光明此之謂也詩頌敬

為善者日有所成就月有所奉各可務立功可彊成務

行當學之是明此勉學之謂也勉也故君子積志委正以趣明師師所以勵節亢高以



絕世俗不羣於衆也何以明之昔者南榮疇恥聖道之獨

於己身淬霜露救躑躅山川冒蒙荆棘著也矯履

跌趣也不從跌遂曰跋涉故獨百舍重趼不敢休息里

一舍南見老聃受教一言賴鄉曲里人今陳國東瀨

足有祠存據在魯南故曰精神曉洽鈍聞條達曉明洽

南見老子聃一言道合也夫七日不食則如饗太牢牲

鈍聞猶欣然七日不食夫七日不食則為極如饗太牢牲

具曰是以明照四海名施後世施延達略天地也略猶

數察分秋豪明察稱譽葉語至今不休稱譽世傳相語至

止今不此所謂名可彊立者吳與楚戰吳王闔閭與楚昭王戰于柏舉莫

尊大心撫其御之手曰今日距彊敵犯白刃蒙矢石莫

也驚衆也主大衆之官楚卿大夫太心楚成得臣子玉

之孫彊敵謂吳蒙冒石矢弩也一日發石也達吉按

錢別駕曰莫謹即莫放能矢石者漢時謂之厥張主戰

厥發石張挾弓也春秋傳曰撿動而鼓發石是也

而身歿卒勝民治全我社稷可以庶幾乎庶幾得安遂入不

返決腹斷頭不旋踵運動而歿言入吳不旋踵回軌而

功申包胥竭筋力以赴嚴敵伏尸流血不過一卒之才

也在車曰士步曰卒如不如約身卑辭求救於諸侯申包

此者一人之功也大夫與伍子胥友者子胥之臣謂申包胥曰我必覆楚

隨申包胥如秦乞師故於我必興之及昭王敗於柏舉奔

日不如求救于諸侯於是乃羸糧跣走跋涉谷行裹



也一日囊跣走不及著上峭山赴深谿游川水峭山高

履也不蹊遂日跋涉大壑游渡自楚犯津關躡蒙籠蹙沙石蹙達膝曾爾重

至秦所經由也犯躡滿津關則踐躡蒙籠之山

抵七日七夜至於秦庭賦鶴跣而不食晝吟宵哭面若

歷僵蹠足達其面色欲速得秦救也涕液交集

日申重繭以其面色欲速得秦救也涕液交集

以見秦王秦哀曰吳為封締脩蛇蠶食上國虐始於

楚封脩皆大蛇喻貪也蠶食盡無餘上寡君失社

稷越在草茅寡君昭王越百姓離散夫婦男女不遑啟

處遠在于隨矣使下臣告急秦王乃發車千乘步卒七萬

屬之子虎秦大夫子車鍼虎傳曰率車五百乘以救楚

也合踰塞而東塞南谷一日擊吳濁水之上果大破之以

存楚國濁水蓋江水傳曰敗吳于烈藏廟堂著於憲法

此功之可彊成者也烈功憲夫七尺之形心知憂愁勞

苦膚知疾痛寒暑人情一也也聖人知時之難得務

可趣也苦身勞形焦心怖肝不避煩難不違危殆怖肝

懼蓋閻子發之戰子發楚進如激矢合如雷電解如風

雨員之中規方之中矩破敵陷陳莫能壅御澤戰必克

也克勝攻城必下彼非輕身而樂死務在於前遺利於後



故名立而不墮名武中寧國之名墮廢也此自強而成功者也成猶立也

是故田者不強困倉不盈盈力也官御不厲心意不精精專也

也將相不強功烈不成烈業也侯王懈惰後世無名世猶身也

遠吉鞍京房易有世應郭璞詩云我馬唯騏六轡如

洞林以為身是世身也之證

絲詩云小疋皇皇者華之篇載馳載驅周爰諮謨以言

人之有所務也諮難也詩言當馳驅以忠信往謨難事

通於物者不可驚以怪通達也言怪物喻於道者不可

動以奇喻明也非察於辭者不可耀以名耀眩也名審

於形者不可遜以狀遜欺也世俗之人多尊古而賤今

故為道者必託之於神農黃帝而後能入說說言也言

作乃能入其說亂世闇主高遠其所從來因而貴之為

學者蔽於論而尊其所聞相與危坐而稱之正領而誦

之此見是非之分不明誦之論若影之隨形響之應聲

夫無規矩雖奚仲不能以定方圓無準繩雖魯般不能

以定曲直是故鍾子期歿而伯牙絕絃破琴知世莫賞

也鍾官氏子通稱期名也達於音律伯牙楚人惠施歿

而莊子寢說言見世莫可為語者也惠施宋人仕于梁

周宋蒙縣人作書廿三篇為道家之言夫項託七歲為孔子師孔子有以



聽其言也以年之少為閭丈人說救敵不給何道之能

明也閭里也敵橫也丈人長老之稱年少為之昔者謝

子見於秦惠不惠王說之以問唐姑梁唐姑梁曰謝子

山東辯士固權說以取少主謝姓也子通稱唐姑梁秦

其巧說以取少主之權少主謝子之大夫言謝子辯士也常發

君一日謂惠王惠王秦孝公之子也也惠王因藏怒而待

之後日復見逆而弗聽也聽猶說非其說異也所以聽

者易易革夫以徵為羽非絃之罪罪在以甘為苦非味

之過過在楚人有烹猴而召其隣人以為狗羹也而甘

之召猶後聞其猴也據地而吐之盡寫其食此未始知

味者也喻以惠王初說謝子唐邯鄲師有出新曲者託

之李奇師樂師替也出猶作也新曲非正樂也李奇古

樂者趙之善奇趙之善諸人皆爭學之諸衆後知其非也而皆棄其

曲此未始知音者也知非李奇所作而皆鄙人有得玉

璞者喜其狀以為寶而藏之鄙人以示人人以為石也

因而棄之此未始知王者也故有符於中則貴是而同

今古符驗驗者有明也是實也言中心能明無以聽其

說則所從來者遠而貴之耳言無中心明驗無以聽人

之事便珍貴之耳近世之事說之是否但見其言遠古此和氏之所以泣血於荆



山之下荆人和氏得美玉之璞于荆山之下獻楚武王

是乃泣血證之為寶文王曰先王輕于別足而重今劍

或絕側贏文齧缺卷鉞而稱以頃襄之劍則貴人爭帶

之絕無側贏無文齧齒卷鉞鈍弊無刃託之為楚頃襄

人名作讀琴或撥刺枉撓闊解漏越而稱以楚莊之琴

側室爭鼓之撥刺不正枉撓曲弱闊解壞漏越音聲散

也側室或苗山之鉦羊頭之銷雖水斷龍舟陸割兕甲

莫之服帶苗山楚山利金所出羊頭之銷白羊子山桐

之琴澗梓之腹雖鳴廉脩營唐牙莫之鼓也伐山桐以

之聲以為腹鳴聲有廉隅脩營音清涼通人則不然

通于事類不然不服劍者期於鈇利而不期於墨陽莫

邪墨陽莫邪美劍名乘馬者期於千里而不期於驪騮綠耳鼓

琴者期於鳴廉脩營而不期於濫脇號鐘濫脇音不和

耳所及也誦詩書者期於通道略物而不期於洪範商頌達

物事也頌或作容達吉按周禮和容杜子春讀作和

頌及古容貌字作頌容納字作容實兩分今則通用之

也聖人見是非若白墨之於日辨辨別清濁之於耳聽

清商也濁宮也眾人則不然然如中無主以受之譬若遺腹子

之上隴以禮哭泣之而無所歸心目不識父之故夫學



子之相似者唯其母能知之知獨別也玉石之相類者唯良

工能識之是也書傳之微者惟聖人能論之微妙論今敘也

取新聖人書名之孔墨則弟子句指而受者必衆矣眩于

孔墨之名而或不知故美人者非必西施之種通士者

不必孔墨之類曉然意有所通於物故作書以喻意以

為知者也喻明也作書者以明古今誠得清明之士執

玄鑑於心照物明白不為古今易意玄水也鑑鏡也皆以自見能自易故

能見物言反易也據書明指以示之雖闔棺亦不恨矣據抒也指書也

朝聞道夕死可矣何恨之有乎昔晉平公令官為鐘鐘成而示師曠師

曠曰鐘音不調平公晉悼公之子彪師曠識音故知其不調平公曰寡人以

示工工皆以為調而以為不調何也而汝師曠曰使後也

世無知音者則已若有知音者必知鐘之不調故師曠

之欲善調鐘也以為後之有知音者也諭上句作書為知音施也三

代與我同行五伯與我齊智我謂作書者彼獨有聖智之實

我曾無有閭里之聞窮巷之知者何會則也我則無聲名宣聞于閭里窮

巷之人無有知彼并身而立節我誕謾而悠忽彼謂三我之賢何故也

并身同行而五伯也立節我謂誕謾倨傲悠忽遊蕩輕物也今夫毛嫵西施天下之

美人若使之銜腐鼠蒙蝟皮衣豹裘帶灰蛇則布衣羣



帶之人過者莫不左右睥睨而掩鼻言雖有美姿人惡聞其臭故睥睨掩

其鼻孟子曰西子蒙不潔則人皆掩其鼻而過之是也嘗試使之施芳澤正娥眉

設笄珥衣阿錫曳齊紈婦人首飾珥瑱也阿細粉白

黛黑佩玉環揄步體搖動雜芝若籠蒙目視雜佩芝若

猶眇目冶由笑目流眺治由笑巧笑詩曰巧笑倩兮是

視也是口曾撓奇牙出猷圃搖會則也撓弱也口則弱撓冒

也狐犀是也猷圃類則雖王公大人有嚴志頡頏之行者

無不憚怵瘵心而悅其色矣憚怵貪欲也瘵心煩悶也

吉按錢別駕云憚讀探必非憚字據楚辭及馮衍賦應作憚除為是形之譌耳今以中人之才

蒙愚惑之智被汙辱之行無本業所脩方術所務焉得

無有睥面掩鼻之容哉今鼓舞者鼓舞或作鄭舞鄭者

善謂攻舞因名鄭舞繞身若環車輪會撓摩地扶旋猗

一說鄭重攻舞也鄭袖楚懷王之幸姬

那動容轉曲便媚擬神會撓摩地鼓車平解扶轉周旋

按太平御覽引曲作回高身若秋葍被風葍白芷香草

注云轉更也回意更回也弱髮若結旌屈而復騁馳若驚騁馳言其疾也達吉

也木熙者舉梧檟據句枉木也句枉曲枝也枉或作掘也

媛自縱好茂葉言舞者若媛不復踐龍天矯燕枝拘言

蘊若蟠龍燕枝拘言援豐條舞扶疏援持也持大條以

其著樹如燕附枝也木舞扶疏槃跼貌

木舞扶疏槃跼貌



龍從鳥集搏援攫肆

豕踊躍言其舞體如龍附雲如鳥集山持捷大極其巧

言其疾也且夫觀者小為之損心酸足觀者見其微

之損動中心彼乃始徐行微笑被衣脩擢徐行小笑被

酸酢其足也倡衣脩擢舞夫鼓舞者非柔縱言非其人生自柔而木

為後曲也熙者非眇勁眇絕也非能自淹浸漬漸靡使然也

淹久也浸漬漸于教久之使之然也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

柔縱眇勁靡教化使之然也是故生木之長莫見其益

有時而脩長者令砥莫見其損有時而薄有時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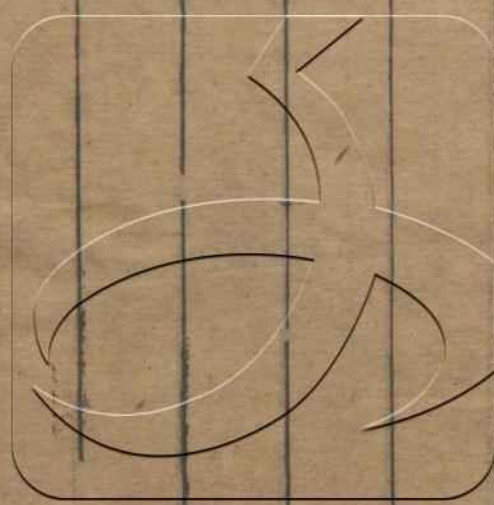
言非一日教化亦然也藜藿之生蟻蟻然也加數寸不可以為櫨

棟加猶益也榭樹豫章之生也七年而後知故可以為

棺舟知猶覺夫事有易成者名小難成者功大君子脩

美雖未有利福將在後至美善故詩云日就月將學有

緝熙於光明此之謂也以說在上章也





淮南子卷十九終

總校張預分校

陳其榮校  
孫惟錕校

淮南子卷二十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泰族訓

泰言古今之道萬物之指族於一理明其所謂也故曰泰族

天設日月列星辰調陰陽張四時日以暴之夜以息之風以乾之雨露以濡之其生物也莫見其所養而物長其殺物也莫見其所喪而物亡此之謂神明聖人象之故其起福也不見其所由而禍起其除禍也不見其所由而禍除遠之則邇延之則疏稽之弗得察之不虛日計無算歲計有餘夫溼之至也莫見其形而炭已重矣



風之至也莫見其象而木已動矣日之行也不見其移

騏驥倍日而馳草木為之靡靡燧未轉縣邊邊候見虜舉燧轉相受行

道里最疾者也而日在其前故天之且風草木未動而鳥已翔

矣鳥巢居知風也其且雨也陰暄未集而魚已噉矣魚潛居知雨也

陰陽之氣相動也故寒暑燥溼以類相從聲響疾徐以

音相應也故易曰鳴鶴在陰其子和之高宗諒闇三年

不言四海之內寂然無聲一言聲然大動天下是以天

心吐噏者也故一動其本而百枝皆應若春雨之灌萬

物也渾然而流沛然而施無地而不澍無物而不生故

聖人者懷天心聲然能動化天下者也故精誠感於內

形氣動於天則景星見黃龍下祥鳳至醴泉出嘉穀生

河不滿溢海不溶波故詩云懷柔百神及河嶠嶽逆天

暴物則日月薄蝕五星失行四時干乖晝冥宵光山崩

川涸冬雷夏霜詩曰正月繁霜我心憂傷天之與人

有以相通也故國危亡而天文變世惑亂而虹蜺見萬物

有以相連精祲有以相蕩也精祲氣之使人者也故神明之事不

可以智巧為也不可以筋力致也天地所包陰陽所嘔

雨露所濡化生萬物瑤碧玉珠翡翠玳瑁文彩明朗潤



澤若濡摩而不玩久而不渝奚仲不能旅

旅部

曾般不

能造此之謂大巧宋人有以象為其君為楮葉者

象象牙也

三年而成莖柯豪芒鋒殺顏澤亂之楮葉之中而不可

知也列子曰使天地三年而成一葉則萬物之有葉者

寡矣夫天地之施化也嘔之而生吹之而落豈此契契

哉故凡可度者小也可數者少也至大非度之所能及

也至眾非數之所能領也故九州不可頃畝也八極不

可道里也太山不可丈尺也江海不可斗斛也故大人

者與天地合德日月合明鬼神合靈與四時合信故聖

人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不下廟堂而衍四海變習

易俗民化而遷善若性諸己能以神化也詩云神之聽

之終和且平夫鬼神視之無形聽之無聲然而郊天望

山川禱祠而求福雩兌而請雨卜筮而決事詩云神之

格思不可度思矧可射思此之謂也天致其高地致其

厚月照其夜日照其晝陰陽化列星朗非其道而物自

然故陰陽四時非生萬物也雨露時降非養草木也神

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矣故高山深林非為虎豹也大

木茂枝非為飛鳥也流源千里淵深百仞非為蛟龍也



致其高崇成其廣大山居木棲巢枝穴藏水潛陸行各  
 得其所寧焉夫大庄小多生少天之道也故邱阜不能  
 生雲雨涔水不能生魚鼈者小也牛馬之氣蒸生蠨蝥  
 蟣蝨之氣蒸不能生牛馬故化生於外非生於內也夫  
 蛟龍伏寢於淵而卵割於陵蛟龍屬也乳於陵而伏於淵其卵自孕騰蛇  
 雄鳴於上風雌鳴於下風而化成形精之至也故聖人  
 養心莫善於誠至誠而能動化矣今夫道者藏精於內  
 棲神於心靜莫恬淡訟繆胸中訟容也繆靜也邪氣無所留滯  
 四枝節族毛蒸理泄則機樞調利百脈九竅莫不順比

其所居神者得其位也豈節拊而毛脩之哉聖主在位  
 廓然無形寂然無聲官府若無事朝廷若無人無隱士  
 無軼民無勞役無冤刑四海之內莫不仰上之德象主  
 之指夷狄之國重譯而至非戶辯而家說之也推其誠  
 心施之天下而已矣詩曰惠此中國以綏四方內順而  
 外寧矣太王直父處邠狄人攻之杖策而去百姓攜幼  
 扶老負釜甌踰梁山而國乎岐周非令之所能召也秦  
 穆公為野人食駿馬肉之傷也飲之美酒韓之戰以其  
 死力報非券之所責也券契也密子治直父巫馬期往觀



化焉見夜漁者得小即釋之非刑之所能禁也孔子為

魯司寇道不拾遺市買不豫賣田漁皆讓長讓長分別長者得多

而辯白不戴負辯白頭有白髮非法之所能致也夫矢之所以

射遠貫牢者弩力也其所以中的剖微者正心也賞善

罰暴者政令也其所以能行者精誠也故弩雖強不能

獨中令雖明不能獨行必自精氣所以與之施道故摠

道以被民而民弗從者誠心弗施也天地四時非生萬

物也神明接陰陽和而萬物生之聖人之治天下非易

民性也拊循其所有而滌蕩之故因則大化則細矣能循

則必大也化而欲作則小矣禹鑿龍門闢伊闕決江濬河東注之海

因水之流也后稷墾草發菑糞土樹穀使五種各得其

宜因地之勢也湯武革車三百乘甲卒三千人討暴亂

制夏商因民之欲也故能因則無敵於天下矣夫物有

以自然而後人事有治也故良匠不能斲金巧冶不能

鑠木金之勢不可斲而木之性不可鑠也埏埴而為器

窳木而為舟鑠鐵而為刃鑄金而為鐘因其可也駕馬

服牛令雞司夜令狗守門因其然也民有好色之性故

有大婚之禮有飲食之性故有大饗之誼有喜樂之性



故有鐘鼓筦絃之音有悲哀之性故有衰絰哭踊之節  
故先王之制法也因民之所好而爲之節文者也因其  
好色而制婚姻之禮故男女有別因其喜音而正雅頌  
之聲故風俗不流因其寧家室樂妻子教之以順故父  
子有親因其喜朋友而教之以悌故長幼有序然後脩  
朝聘以明貴賤饗飲習射以明長幼時搜振旅以習用  
兵也搜簡車馬出日治兵入日振旅入學庠序以脩人倫此皆人之所  
有於性而聖人之所匠成也故無其性不可教訓有其  
性無其養不能遵道繭之性爲絲然非得工女煮以熟

湯而抽其統紀則不能成絲卵之化爲雞非慈雌嘔煖  
覆伏累日積久則不能爲雛人之性有仁義之資非聖  
人爲之法度而教導之則不可使鄉方故先王之教也  
因其所喜以勸善因其所惡以禁姦故刑罰不用而威  
行如流政令約省而化耀如神故因其性則天下聽從  
拂其性則法縣而不用昔者五帝三王之澄政施教必  
用參五何謂參五仰取象於天俯取度於地中取法於  
人乃立明堂之朝行明堂之令明堂布令之宮有十二月之政令以調  
陰陽之氣以和四時之節以辟疾病之蓄俯視地理以



制度量察陵陸水澤肥墪高下之宜立事生財以除飢  
 寒之患中考乎人德以制禮樂行仁義之道以治人倫  
 而除暴亂之禍乃澄列金木水火土之性澄清也故立父  
 子之親而成家別清濁五音六律相生之數以立君臣  
 之義而成國察四時季孟之序以立長幼之禮而成官  
 此之謂參制君臣之義父子之親夫婦之辨長幼之序  
 朋友之際此之謂五乃裂地而州之分職而治之築城  
 而居之割宅而異之分財而衣食之立大學而教誨之  
 夙興夜寐而勞力之此治之綱紀也然得其人則舉失

其人則廢堯治天下政教平德潤洽在位七十載乃求

所屬天下之統令四岳湯劍陞四岳舉舜而薦之堯堯

乃妻以二女以觀其內二女娥皇女英任以百官以觀其外既

入大麓烈風雷雨而不迷林屬於山曰麓堯使舜入林麓之中遭大風雨不迷也

乃屬以九子堯有九男贈以昭華之玉而傳天下焉昭華玉名以

為雖有法度而絲弗能統也絲堯子也夫物未嘗有張而不

弛成而不毀者也惟聖人能盛而不衰盈而不虧神農

之初作琴也以歸神及其淫也反其天心夔之初作樂

也夔堯典樂官也皆合六律而調五音以通八風及其衰也以



沈涵淫康不顧政治至於滅亡蒼頡之初作書以辯治  
 百官領理萬事愚者得以不忘智者得以志遠至其衰  
 也為姦刻偽書以解有罪以殺不辜湯之初作囿也以  
 奉宗廟鮮嶠之具生肉為鮮簡士卒習射御以戒不虞  
 及至其衰也馳騁獵射以奪民時罷民之力堯之舉禹  
 契后稷皋陶政教平姦充息獄訟止而衣食足賢者勸  
 善而不肖者懷其德及至其末朋黨比周各推其與廢  
 公趨私內外相推舉姦人在朝而賢者隱處故易之失  
 也卦書之失也敷樂之失也淫詩之失也辟禮之失也

責春秋之失也刺天地之道極則反盈則損五色雖明  
 有時而渝茂木豐草有時而落物有隆殺不得自若故  
 聖人入事窮而更為法弊而改制非樂變古易常也將以  
 救敗扶衰黜淫濟非以調天地之氣順萬物之宜也聖  
 人天覆地載日月照陰陽調四時化萬物不同無故無  
 新無疏無親故能法大天不一時地不一利人不一事  
 是以緒業不得不多端趨行不得不殊方五行異氣而  
 皆適調遠吉按太平御覽作六藝異科而皆同道遠吉按太  
 平御覽無同字溫惠柔良者詩之風也淳龐敦厚者書之教也



清明條達者易之義也恭儉尊讓者達吉按太平御覽尊作屏禮之

為也寬裕簡易者達吉按太平御覽為作和樂之化也刺幾辯義者

達吉按太平御覽幾作譏春秋之靡也故易之失鬼易以氣定吉凶故鬼樂之

失淫樂變至於詩之失愚詩人怒怒近愚書之失

拘書有典謨之禮之失枝禮尊尊卑尊不下卑故枝也達吉按太平御覽枝作

亂春秋之失誓春秋之失誓春秋既絕不避王人書人之過相誓也六者聖人兼用而

財制之失本則亂得本則治其美在調其失在權水火

金木土穀異物而皆任規矩權衡準繩異形而皆施丹

青膠漆不同而皆用各有所適物各有宜輪圓輿方轅

從衡橫勢施便也驂欲馳服欲步驂駢服車中央馬也帶不厭新

鉤不厭故處地宜也關雎興於鳥而君子美之為其雌

雄之不乖居也鹿鳴興於獸君子大之取其見食而相

呼也泓之戰軍敗君獲宋襄公與楚戰於泓楚人收之獲襄公而春秋大

之取其不鼓不成列也宋伯姬坐燒而死伯姬宋共公夫人夜失火

待傅母不至不下春秋大之取其不踰禮而行也成功

立事豈足多哉方指所言而取一槩焉爾王喬赤松去

塵埃之間離羣隱之紛隱也吸陰陽之和食天地之精



而未可謂孝子也周公誅管叔蔡叔以平國弭亂可謂忠臣也而未可謂弟也湯放桀武王伐紂以爲天下去殘除賊可謂惠君而未可謂忠臣矣樂羊攻中山未能下中山烹其子而食之以示威可謂良將而未可謂慈父也故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不可乎可舜許由異行而皆聖伊尹伯夷異道而皆仁箕子比干異趨而皆賢故用兵者或輕或重或貪或廉此四者相反而不可一無也輕者欲發重者欲止貪者欲取廉者不利非其有故勇者可令進鬪而不可令持牢重者可令埴固而不可令凌敵貪者可令進取而不可令守職廉者可令守分而不可令進取信者可令持約而不可令應變五者相反聖人兼用而財使之夫天地不包一物陰陽不生一類海不讓水潦以成其大山不讓土石以成其高夫守一隅而遺萬方取一物而棄其餘則所得者鮮而所治者淺矣治大者道不可以小地廣者制不可以狹位高者事不可以煩民衆者教不可以苛夫事碎難治也法煩難行也求多難澹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

而求多難澹也寸而度之至丈必差銖而稱之至石必過石秤丈量徑而寡失簡絲數



米煩而不察言事當因大法如簡閱故大較易為智曲

辯難為慧故無益於治而有益於煩者聖人不為無益

於用而有益於費者智者弗行也故功不厭約事不厭

省求不厭寡功約易成也事省易治也求寡易澹也眾

易之於以任人易矣孔子曰小辯破言小利破義小藝

破道小見不達必簡河以透蛇故能遠山以陵遲故能

高陰陽無為故能和道以優游故能化夫徹於一事察

於一辭審於一技可以曲說而未可廣應也蓼菜成行

甌甌有是稱薪而爨數米而炊可以治小而未可以治

大也員中規方中矩動成獸止成文可以愉舞而不可

以陳軍滌盃而食洗爵而飲盥而後饋可以養少而不

可以饗眾今夫祭者屠割烹殺剝狗燒豕調平五味者

庖也陳簠簋器方中者為簠圓中者為簋也列樽俎設邊豆者祝也齊

明盛服淵默而不言神之所依者尸也宰祝雖不能尸

不越樽俎而代之故張瑟者小絃急而大絃緩立事者

賤者勞而貴者逸舜為天子彈五絃之琴詞南風之詩

而天下治周公肴膳不收於前鐘鼓不解於懸而四夷

服趙政畫決獄而夜理書趙政秦始皇帝御史冠蓋接於郡縣



覆稽趨留戍五嶺以備越築脩城以守胡然姦邪萌生

盜賊羣居事愈煩而亂愈生故法者治之具也而非所

以為治也而猶弓矢中之具而非所以中也黃帝曰芒

芒昧昧因天之威與元同氣故同氣者帝同義者王同

力者霸無一焉者以故人主有伐國之志邑犬羣噪伐國

逆天之行則雄雞夜鳴庫兵動而戎馬驚戎馬兵馬也

時必有大禍馬起氣之雞夜鳴而兵感動也今日解怨偃兵家老甘卧蒼無聚人妖菑不

生非法之應也精氣之動也故不言而信不施而仁不

怒而威是以天心動化者也施而仁言而信怒而威是

以精誠感之者也施而不仁言而不信怒而不威是以

外貌為之者也故有道以統之法雖少足以化矣無道

以行之法雖眾足以亂矣治身太上養神其次養形治

國太上養化其次正法神清志平百節皆寧養性之本

也肥肌膚充腸腹其嗜慾養生之末也民交讓爭處卑

委利爭受寡力事爭就勞日化上遷善而不知其所以

然此治之上也利賞而勸善畏刑而不為非法令正於

上而百姓服於下此治之末也上世養本而下世事末

此太平之所以不起也夫欲治之主不世出而可與興



治之臣不萬一以萬一求不世出此所以千歲不一會

也水之性淖以清窮谷之汪生以青苔青苔水垢也不治其

性也掘其所流而深之達吉按太平御覽掘上有若字茨其所決而高

之茨積土填滿之也使得循勢而行乘衰而流衰下雖有腐髀

流漸弗能汗也腐髀骨也漸水也達吉按太平御覽漸作漸漸字為是其性非異

也通之與不通也風俗猶此也誠決其善志防其邪心

啟其善道塞其姦路與同出一道則民性可善而風俗

可美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作風俗可遷矣所以貴扁鵲者非貴其隨病

而調藥貴其摩息脈血知病之所從生也言人之喘息脈之病可知

所以貴聖人者非賞隨罪而鑿刑也貴其知亂之所由

起也若不脩其風俗而縱之淫辟乃隨之以刑繩之以

法法雖殘賊天下弗能禁也禹以夏王桀以夏亡湯以

殷王紂以殷亡非法度不存也紀綱不張風俗壞也三

代之法不亾而世不治者無三代之智也六律具存而

莫能聽者無師曠之耳也故法雖在必待聖而後治律

雖具必待耳而後聽故國之所以存者非以有法也以

有賢人也其所以亾者非以無法也以無賢人也晉獻

公欲伐虞宮之奇存焉為之寢不安席食不甘味而不



敢加兵焉賂以寶玉駿馬宮之奇諫而不聽言而不用  
越疆而去苟息伐之兵不加刃抱寶牽馬而去故守不  
待渠壟而固攻不待衝降而拔得賢之與失賢也故臧  
武仲以其智存魯而天下莫能亡也據伯玉以其仁寧  
衛而天下莫能危也易曰豐其屋蔀其家窺其戶闐其  
無人無人者非無衆庶也言無聖人以統理之也民無  
廉耻不可治也非脩禮義廉耻不立民不知禮義法弗  
能正也非崇善廢醜不向禮義無法不可以爲治也不  
知禮義不可以行法法能殺不孝者而不能使人爲孔

曾之行法能刑竊盜者而不能使人爲伯夷之廉孔子  
弟子七十養徒三千人皆入孝出悌言爲文章行爲儀  
表教之所成也墨子服役者百八十人皆可使赴火蹈  
刃死而不還踵化之所致也夫刻肌膚鑿皮革剖流血  
至難也然越爲之以求榮也越人以箴刺皮爲龍聖王  
在上明好惡以示之經誹譽以導之親賢而進之賤不  
肖而退之無被創流血之苦而有高世尊顯之名民孰  
不從古者法設而不犯刑錯而不用非可刑而不刑也  
白工維時庶績咸熙禮義脩而任賢得也故舉天下之



高以爲三公一國之高以爲九卿一縣之高以爲二十  
七大夫一鄉之高以爲八十一元士故智過萬人者謂  
之英千人者謂之俊百人者謂之豪十人者謂之傑明  
於天道察於地理通於人情大足以容衆德足以懷遠  
信足以一異知足以知變者人之英也德足以教化行  
足以隱義仁足以得衆明足以照下者人之俊也行足  
以爲儀表知足以決嫌疑廉足以分財信可使守約作  
事可法出言可道者人之豪也守職而不廢處義而不  
比見難不苟免見利不苟得者人之傑也英俊豪傑各

以小大之材處其位得其宜由本流末以重制輕上唱  
而民和上動而下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皆貪鄙而尚  
義理其於化民也若風之搖草木無之而不靡今使愚  
教知使不肖臨賢雖嚴刑罰民弗從也小不能制大弱  
不能使強也故聖王者舉賢以立功不肖主舉其所與  
同文王舉太公望召公奭而王桓公任管仲隰朋而霸  
此舉賢以立功也夫差用太宰嚭而滅秦任李斯趙高  
而凶此舉所與同故觀其所舉而治亂可見也察其黨  
與而賢不肖可論也夫聖人之屈者以求伸也枉者以



求直也故雖出邪辟之道行幽昧之塗將欲以直大道

成大功猶出林之中不得直道拯溺之人不得不濡足

也伊尹憂天下之不治調和五味負鼎俎而行伊尹七十

而不用于是負鼎俎五就桀五就湯將欲以濁為清以

危為寧也周公股肱周室輔翼成王管叔蔡叔奉公子

祿父而欲為亂周公誅之以定天下緣不得已也管子

憂周室之卑諸侯之力征夷狄伐中國民不得寧處故

蒙耻辱而不死將欲以憂夷狄之患平夷狄之亂也孔

子欲行王道東西南北七十說而無所偶故因衛夫人

彌子瑕而欲通其道衛夫人衛靈公夫人南此皆欲平

險除穢由冥冥至昭昭動於權而統於善者也夫觀逐

者於其反也而觀行者於其終也故舜放弟周公殺兄

猶之為仁也文公樹米文公晉文公也樹曾子架羊架

架所以猶之為知也當今之世醜必託善以自為解邪

必蒙正以自為辟遊不論國仕不擇官行不辟汙曰伊

尹之道也分別爭財親戚兄弟構怨骨肉相賊曰周公

之義也行無廉耻辱而不死曰管子之趨也行貨賂趨

勢門立私廢公比周而取容曰孔子之術也此使君子



小人紛然淆亂莫知其是非者也故百川竝流不注海  
 者不為川谷趨行躡馳不歸善者不為君子故善言歸  
 乎可行善行歸乎仁義田子方段干木輕爵祿而重其  
 身不以欲傷生不以利累形李克竭股肱之力領理百  
 官輯穆萬民使其君生無廢事死無遺憂此異行而歸  
 於善者田子方段干木李克皆魏文侯臣故皆歸于善張儀蘇秦家無常居身  
 無定君約從衡之事為傾覆之謀濁亂天下撓滑諸侯  
 使百姓不遑啟居或從或橫或合眾弱或輔富強此異  
 行而歸於醜者也故君子之過也猶日月之蝕何害於

明小人之可也猶狗之晝吠鳴之夜見何益於善夫知  
 者不妄發擇善而為之計義而行之故事成而功足賴  
 也身死而名足稱也雖有知能必以仁義為之本然後  
 可立也知能躡馳百事竝行聖人一以仁義為之準繩  
 中之者謂之君子非中者謂之小人君子雖死其名  
 不滅小人雖得勢其罪不除使人左據天下之圖而右  
 剝喉愚者不為也身貴於天下也死君親之難視死若  
 歸義重於身也天下大利也比之身則小身之重也比  
 之義則輕義所全也詩曰愷悌君子求福不回言以信



義為準繩也欲成霸王之業者必得勝者也能得勝者必強者也能強者必用人力者也能用人力者必得人心者也能得人心者必自得者也故心者身之本也身者國之本也未有得已而失人者也未有失已而得人也故為治之本務在寧民寧民之本在於足用足用之本在於勿奪時勿奪時之本在於省事省事之本在於節用節用之本在於反性未有能搖其本而靜其末濁其源而清其流者也故知性之情者不務性之所無以為知命之情者不憂命之所無奈何故不高宮室者

非愛木也不大鐘鼎者非愛金也直行性命之情而制度可以為萬民儀今目悅五色口嚼滋味耳淫五聲七竅交爭以害其性日引邪欲而燒其身夫調身弗能治柰天下何故自養得其節則養民得其心矣所謂有天

下者非謂其履勢位受傳籍稱尊號也言運天下之力

而得天下之心紂之地左東海右流沙前交趾後幽都

師起容閼達吉按太平御覽關作閼至浦水達吉按太平御覽無士億有餘萬

然皆倒矢而射傷戟而戰武王左操黃鉞右執白旄

以麾之達吉按太平御覽以作而則瓦解而走遂土崩而下達吉按太平御



覽下紂有南面之名而無一人之德達吉按太平御覽德作譽此失

天下也故桀紂不為王湯武不為放周處鄴鎬之地方

不過百里而誓紂牧之野人據殷國朝成湯之廟表商

容之閭封比干之墓解箕子之囚乃折枹毀鼓偃五兵

縱牛馬播笏而朝天下百姓誦謚而樂之諸侯執禽而

朝之得民心也闔閭伐楚並戰入郢燒高府之粟破九

龍之鐘楚為九龍之簾以縣鐘也遠吉按太平御覽引此下許慎注云刻簾為九龍縣鐘也賈子云

毀十龍鞭荆平王之墓荆平王殺子胥之父故鞭其墓以復讐舍昭王之

宮吳之入楚君舍乎君室大夫舍大夫舍也昭王奔隨百姓父兄攜幼扶老

而隨之乃相率而為致勇之寇皆方命奮臂而為之鬪

當此之時無將卒以行列之各致其死卻吳兵復楚地

靈王作章華之臺靈王發乾谿之役靈王伐齊以恐外楚君吳次於乾谿也

內搔動百姓罷敝弃疾乘民之怨而立公子比弃疾公

王之百姓放臂而去之餓於乾谿食莽飲水莽草也枕塊

而死楚國山川不變土地不易民性不殊昭王則相率

而殉之靈王則倍畔而去之得民之與失民也故天子

得道守在四夷天子失道守在諸侯諸侯得道守在四

鄰諸侯失道守在四境故湯處亳七十里文王處鄠百



里皆令行禁止於天下周之衰也戎伐凡伯于楚邱以

歸凡伯周大夫使于魯而戎伐之楚邱故得道則以百里之地合於諸侯

失道則以天下之大畏於冀州故曰無恃其不吾奪也

恃吾不可奪行可奪之道而非篡弒之行無益於持天

下矣凡人之所以生者衣與食也今囚之冥室之中雖

養之以芻豢衣之以綺繡不能樂也以目之無見耳之

無聞穿隙穴見雨零則快然而嘆之況開戶發牖從冥

冥見炤炤乎從冥冥見炤炤猶尙肆然而喜又況出室

坐堂見日月光乎見日月光曠然而樂又況登泰山履

石封以望八荒視天都若蓋江河若帶又況萬物在其

間者乎其爲樂豈不大哉且聾者耳形具而無能聞也

盲者目形存而無能見也夫言者所以通已於人也聞

者所以通人於已也瘖者不言聾者不聞既瘖且聾人

道不通故有瘖聾之病者雖破家求醫不顧其費豈獨

形骸有瘖聾哉心志亦有之夫指之拘也莫不事申也

心之塞也莫知務通也不明於類也夫觀六藝之廣崇

窮道德之淵深達乎無上至乎無下運乎無極翔乎無

形廣於四海崇於太山富於江河曠然而通昭然而明



天地之間無所繫戾其所以監觀豈不大哉人之所知者淺而物變無窮曩不知而今知之非知益多也問學之所加也夫物常見則識之嘗爲則能之故因其患則造其備犯其難則得其便夫以一世之壽而觀千歲之知今古之論雖未嘗更也其道理素具可不謂有術乎人欲知高下而不能教之用管準則說欲知輕重而無以予之以權衡則喜欲知遠近而不能教之以金目則快射金目深目所以望遠近射準也又況知應無方而不窮哉犯大難而不懼見煩繆而不惑晏然自得其爲樂也豈直一說

之快哉夫道有形者皆生焉其爲親亦戚矣享穀食氣者皆受焉其爲君亦惠矣諸有智者皆學焉其爲師亦博矣射者數發不中人教之以儀則喜矣又況笙儀者乎人莫不知學之有益於已也然而不能者嬉戲害人也達吉按太平御覽人作之人皆多以無用害有用故智不博而日不足以鑿觀池之力耕則田野必辟矣以積土山之高脩隄防則水用必足矣以食狗馬鴻雁之費養士則名譽必榮矣以弋獵博奕之日誦詩讀書聞識必博矣故不學之與學也猶疇籥之比於人也凡學者能明於天



人之分通于治亂之本澄心清意以存之見其終始可謂知略矣天之所爲禽獸草木人之所爲禮節制度構而爲宮室制而爲舟輿是也治之所以爲本者仁義也所以爲末者法度也凡人之所以事生者本也其所以事死者末也本末一體也其兩愛之一性也先本後末謂之君子以末害本謂之小人君子與小人之性非異也所在先後而已矣草木洪者爲本而殺者爲末禽獸之性大者爲首而小者爲尾末大於本則折尾大於要則不掉矣故食其口而百節肥灌其本而枝葉美天地

之性也天地之生物也有本末其養物也有先後人之於治也豈得無終始哉故仁義者治之本也今不知事脩其本而務治其末是釋其根而灌其枝也且法之生也以輔仁義今重法而棄義是貴其冠履而忘其頭足也故仁義者爲厚基者也不益其厚而張其廣者毀不廣其基而增其高者覆趙政不增其德而累其高故滅智伯不行仁義而務廣地故亡其國語曰不大其棟不能任重重莫若國棟莫若德國主之有民也猶城之有基本之有根根深則本固基美則上寧五帝三王之道



天下之綱紀治之儀表也今商鞅之啟塞啟之以利塞之以禁商鞅

也申子之三符申不害治韓有三符驗之術韓非之孤憤韓非說孤生之

憤張儀蘇秦之從衡蘇秦合六國為從張儀說為衡皆擷取之權一切

之術也非治之大本事之恆常可博聞而世傳者也子

囊北而全楚北不可以為庸子囊楚大夫北走庸常也弦高誕而

存鄭誕不可以為常今夫雅頌之聲皆發於詞本於情

故君臣以睦父子以親故韶夏之樂也聲浸乎金石潤

乎草木今取怨思之聲施之於絃管聞其音者不淫則

悲淫則亂男女之辨悲則感怨思之氣豈所謂樂哉趙

王遷流於房陵秦滅趙王遷之漢中房陵思故鄉作為山水之調山

之嘯聞者莫不殞涕荆軻西刺秦王高漸離宋意為擊

筑而溺於易水之上荆軻燕人太子丹之客丹怨秦王故道軻刺之高漸離宋意皆太子

丹之客筑曲二十一聞者莫不瞋目裂眦髮植穿冠因

以此聲為樂而入宗廟豈古之所謂樂哉故弁冕輅輿

可服而不可好也弁冕冠也太羹之相可食而不可嗜也大羹

不和朱弦漏越朱弦練絲漏穿一唱而三嘆可聽而不

可快也故無聲者正其可聽者也其無味者正其足味

者也吹聲清於耳兼味快於口非其貴也故事不本於



道德者不可以為儀言不合乎先王者不可以為道音

不調乎雅頌者不可以為樂故五子之言五子謂商鞅申子韓非蘇

秦張儀也所以便說掇取也非天下之通義也聖王之設政

施教也必察其終始其縣法立儀必原其本末不苟以

一事備一物而已矣見其造而思其功觀其源而知其

流故博施而不竭彌久而不竭夫水出於山而入于海

稼生于田而藏於倉聖人見其所生則知其所歸矣故

舜深藏黃金於斡巖之山所以塞貪鄙之心也儀狄為

酒禹飲而甘之遂疏儀狄而絕旨酒所以遏流湏之行

也師涓為平公鼓朝謠北鄙之音

衛靈公宿於濮水之上聞琴音召師涓而

寫之蓋師延所為紉

師曠曰此亡國之樂也

靈公進新聲平公平

公以問師曠師曠曰紉以師延作靡靡之樂紉也

太息

而撫之所以防淫辟之風也故民知書而德衰知數而

厚衰知券契而信衰知械機而實衰也

實實也

巧詐藏于

胸中則純白不備而神德不全矣琴不鳴而二十五絃

各以其聲應軸不連而三十輻各以其力旋絃有緩急

小大然後成曲車有勞逸動靜而後能致遠使有聲者

乃無聲者也能致千里者乃不動者也故上下異道則



治同道則亂位高而道大者從事大而道小者凶故小

快害義小慧害道小辯害治苛削傷德大政不險故民

易道至治寬裕故下不相賊至忠復素故民無匿情商

鞅為秦立相坐之法而百姓怨矣相坐之法一家吳起

為楚滅爵祿之令而功臣畔矣滅爵者收滅羣臣之爵祿商鞅之立

法也吳起之用兵也天下之善者也然商鞅之法亡秦

察於刀筆之跡而不知治亂之本也吳起以兵弱楚習

於行陳之事而不知廟戰之權也晉獻公之伐驪得其所

女非不善也然而史蘇嘆之晉獻公得驪姬使史蘇占

為禍也見其四世之被禍也吳王夫差破齊艾陵勝晉黃

池非不捷也軍之所獲為捷而子胥憂之見其必禽於越也小

白奔莒小白齊桓公重耳奔晉非不困也而鮑叔咎犯隨而

輔之知其可與至於霸也句踐棲於會稽脩政不殆謨

慮不休知禍之為福也襄子再勝而有憂色趙襄子再勝謂伐狄

勝二魯莊公使畏福之為禍也故齊桓公亡汶陽之田而霸

曹子劫桓公取汶陽之田魯莊公使桓公不肯信諸侯朝之也智伯兼三晉之地而亡聖人

見禍福於重罰之內而慮慮於九拂之外者也九拂九曲是折

投拂不見處也原蠶一歲再收原再非不利也然而王法禁之



者為其殘桑也離先稻熟而農夫耨之稻米隨而生者為離與稻相似

耨之為其少實不以小利傷大獲也家老異飯而食殊器而享

子婦跪而上堂跪而斟羹非不費也然而不可省者為

其害義也待媒而結言聘納而取婦絃綰而親迎非不

煩也然而不可易者所以防淫也使民居處相司有罪

相覺於以舉姦非不掇也然而傷和睦之心而構仇讐

之怨故事有鑿一孔而生百隙樹一物而生萬葉者所

鑿不足以為便而所開足以為敗所樹不足以為利而

所生足以為滅愚者惑於小利而忘其大害昌羊去蚤

蝨而人弗庠者為其來蚡窮也狸執鼠而不可脫於庭

者為搏雞也故事有利於小而害於大得於此而亾於

彼者故行碁者或食兩而路窮行碁謂大博也或子畸而取勝

子畸子對索奇一碁也偷利不可以為行而智術不可以為法故

仁知人材之美者也所謂仁者愛人也所謂知者知人

也愛人則無虐刑矣知人則無亂政矣治由文理則無

悖謬之事矣刑不侵濫則無暴虐之行矣上無煩亂之

治下無怨望之心則百殘除而中和作矣此三代之所

昌故書曰能哲且惠黎民懷之何憂謹兜何遷有苗智



伯有五過人之材智伯美髯長大一材也射材也強毅果敢五材也而不免於身死人乎者不愛人也齊王建

四二

有三過人之巧力能引強走先馳馬超能越高而身虜於秦者不知賢

也在用后勝之計不用道于越之言也故仁莫大於愛人知莫大於知人

二者不立雖察慧捷巧劬祿疾力不免於亂也

淮南子卷二十一 終

總校張頌分校陳其榮徐惟錕校

淮南子卷二十一

武進莊氏校本

漢涿郡高誘注

要略作鴻烈之書二十篇略數其要明其所指序其微妙論其大體故曰要略

夫作為書論者所以紀綱道德經緯人事上考之天下

揆之地中通諸理雖未能抽引玄妙之中才繁然足以

觀終始矣總要舉凡而語不剖判純樸靡散純樸太素大宗

也也懼為人之惛惛然弗能知也故多為之辭博為

之說又恐人之離本就末也故言道而不言事則無以

與世浮沈言事而不言道則無以與化游息故著二十



篇有原道有傲真有天文有墜形有時則有覽冥有精

神有本經有主術有繆稱有齊俗有道應有汜論有詮

言有兵略有說山有說林有人間有脩務有泰族也原

道者虛牟六合虛牟猶規模也混沌萬物象太一之容太一之容北極

之氣合為一體也測窈冥之深以翔虛無之軫軫道託小以苞

大守約以治廣使人知先後之禍福動靜之利害誠通

其志浩然可以大觀矣欲一言而寤寤寤則尊天而保真

欲再言而通則賤物而貴身欲參言而究則外物而反

情執其大指以內洽五藏洽澱肌膚被服法則而與

之終身所以應待萬方覽耦百變也耦近也若轉丸掌中

足以自樂也傲真者窮逐終始之化羸垓有無之精羸繞

匪也呼霹煩也離別萬物之變合同永生之形使

人遺物反已審仁義之間通同異之理觀至德之統知

變化之紀說符玄妙之中通週造化之母也造化之母元氣太一

之神天文者所以和陰陽之氣理日月之光節開塞之時

列星辰之行知逆順之變避忌諱之殃順時運之應法

五神之常使人有以仰天承順而不亂其常者也地形

者所以窮南北之脩極東西之廣經山陵之形區川谷



之居明萬物之主知生類之眾列山淵之數規遠近之

路使人通迴周備不可動以物不可驚以怪者也時則

者所以上因天時下盡地力據度行當合諸人則形十

二節一月為一節以為法式終而復始歲終十二月始也轉於無

極因循倣依以知禍福操舍開塞各有龍忌中國以鬼神之事日

忌北胡南越皆謂之請龍發號施令以時教期使君人者知所以從

事覽冥者所以言至精之通九天也至微之淪無形也

純粹之入至清也昭昭之通冥冥也乃始攬物引類覽

取擣擣取也浸想宵類浸微視也宵物似也類眾也物之可以喻

意象形者乃以身通窘滯決瀆壅塞引人之意繫之無

極乃以明物類之感同氣之應陰陽之合形埒之朕所

以令人遠觀博見者也精神者所以原本人之所由生

而曉寤其形骸九竅取象與天合同其血氣與雷霆風

雨比類其喜怒與晝宵寒暑並明宵夜審死生之分別同

異之跡節動靜之機以反其性命之宗所以使人愛養

其精神撫靜其魂鬼不以物易已而堅守虛無之宅者

也本經者所以明大聖之德通維初之道埒略衰世古

今之變以衰先世之隆盛而貶末世之曲政也所以使



人黜耳目之聰明精神之感動樽流遁之觀樽止也流遁被散也

節養性之和分帝王之操列小大之差者也主術者君

人之事也所以因作任督責使羣臣各盡其能也明攝

權操柄以制羣下提名責實提挈也考之參伍所以使人

主秉數持要不妄喜怒也其數直施而正邪外私而立

公使百官條通而輻輳各務其業人致其功此主術之

明也繆稱者破碎道德之論差次仁義之分略雜人間

之事總同乎神明之德假象取類以相譬喻斷短為節

以應小具所以曲說攻論應感而不匱者也匱乏齊俗者

所以一羣生之短脩同九夷之風氣通古今之論貫萬

物之理財制禮義之宜擘畫人事之終始者也擘分道也

應者攬掇遂事之蹤追觀往古之跡察禍福利害之反

考驗乎老莊之術而以合得失之勢者也汜論者所以

箴縷繚繚之間縷繚也撒擗唳繡之郊也撒蒲也擗塞也唳繡錯梧也

接徑直施衰以推本樸而兆見得失之變利病之反所

以使人不妄沒於勢利不誘惑於事能有符囀睨兼稽

時勢之變而與化推移者也詮言者所以譬類人事之

指解喻治亂之體也差擇微言之眇詮以至理之文而



補縫過失之闕者也兵略者所以明戰勝攻取之數形

機之勢詐譎之變體因循之道操持後之論也持後者不敢為

主而為客也所以知戰陣分爭之非道不行也知攻取堅守

之非德不強也誠明其意進退左右無所夫擊危乘勢

以為資清靜以為常避實就虛若驅羣羊此所以言兵

也說山說林者所以窺窺穿鑿百事之壅遏而通行貫

扃萬物之窒塞者也假譬取象異類殊形以領理人之

意解墮結細說捍搏困搏圍也困筆也而以明事埒事者也埒

也朕人間者所以觀禍福之變察利害之反鑽脈得失之

跡標舉終始之壇也標末也壇場也分別百事之微敷陳存亾

之機使人知禍之為福亾之為得成之為敗利之為害

也誠喻至意則有以領側偃仰世俗之間而無傷乎讒

賊螫毒者也脩務者所以為人之於道未淹味論未深

見其文辭反之以清靜為常恬淡為本則懈墮分學縱

欲適情欲以偷自佚而塞於大道也今夫狂者無憂聖

人亦無憂聖人無憂和以德也狂者無憂不知禍福也

故通而無為也與塞而無為也同其無為則同其所以

無為則異故為之浮稱流說其所以能聽所以使學者



孳孳以自幾也幾庶也秦族者橫八極致高崇上明三光

下和水土經古今之道治倫理之序總萬方之指而歸

之一本以經緯治道紀綱王事乃原心術理性情以館

清平之靈館舍澄徹神明之精澄清也徹澄別清濁也以與天和相

嬰薄嬰繞抱也所以覽五帝三王懷天氣抱天心執中含和

德形於內以著疑天地發起陰陽序四時正流方綏之

斯寧推之斯行乃以陶冶萬物遊化羣生唱而和動而

隨四海之內一心同歸故景星見景星在月之旁則助月之明也祥風

至風不鳴條也黃龍下鳳巢列樹麟止郊野德不內形而

其法藉專用制度神祇弗應福祥不歸四海不賓兆民

弗化故德形於內治之大本此鴻烈之秦族也鴻大也烈功也

凡二十篇總謂之鴻烈凡屬書者所以規道開塞庶後世使知舉

錯取舍之宜適外與物接而不眩內有以處神養氣宴

煬至和而已自樂所受乎天地者也故言道而不明終

始則不知所做依言終始而不明天地四時則不知所

避諱言天地四時而不引譬援類則不知精微言至精

而不原人之神氣則不知養生之機原人情而不言大

聖之德則不知五行之差言帝道而不言君事則不知



小大之衰言君事而不為稱喻則不知動靜之宜言稱  
 喻而不言俗變則不知合同大指已言俗變而不言往  
 事則不知道德之應知道德而不知世曲則無以耦萬  
 方知汎論而不知詮言則無以從容通書文而不知兵  
 指則無以應卒已知大略而不知譬喻則無以推明事  
 知公道而不知人間則無以應禍福知人間而不知脩  
 務則無以使學者勸力欲強省其辭覽總其要弗曲行  
 區入則不足以窮道德之意故著書二十篇則天地之  
 理究矣人間之事接矣帝王之道備矣其言有小有巨

有微有粗指奏卷異各有為語今專言道則無不在焉  
 然而能得本知末者其唯聖人也今學者無聖人之才  
 而不為詳說則終身顛頓乎混沌之中而不知覺寤乎  
 昭明之術矣今易之乾坤足以窮道通意也八卦可以  
 識吉凶知禍福矣然而伏羲為之六十四變八八變為六十四卦  
 伏羲示周室謂周室增以六爻文王也所以原測淑清之道而  
 其象攬逐萬物之祖也夫五音之數不過宮商角徵羽然而  
 五弦之琴不可鼓也必有細大駕和而後可以成曲今  
 畫龍首觀者不知其何獸也具其形則不疑矣今謂之



道則多謂之物則少謂之術則博謂之事則淺推之以  
 論則無可言者所以為學者固欲致之不言而已也夫  
 道論至深故多為之辭以抒其情萬物至眾故博為之  
 說以通其意辭雖增卷連漫絞紛遠緩所以泚汰滌蕩  
 至意泚汰也使之無凝竭底滯捲握而不散也夫江河之  
 腐齒不可勝數然祭者汲焉大也一盃酒白蠅漬其中  
 匹夫弗嘗者小也誠通乎二十篇之論睹凡得要以通  
 九野九野八方中央也徑十門八方上下也外天地裨山川裨屏去也其  
 於逍遙一世之間宰匠萬物之形亦優游矣若然者挾

日月而不燒挾至也潤萬物而不耗曼兮泚兮足以覽

矣藐兮浩兮曠曠兮可以游矣文王之時紂為天子賦

斂無度殺戮無止康梁沈酒康梁耽樂也沈酒淫酒也成市

言集者作為炮烙之刑劓諫者剔孕婦天下同心而苦

之文王四世纘善太王王季文王武王凡四世也脩德行義處岐周之

閒地方不過百里天下二垂歸之達吉按太平御覽垂作分文王欲

以卑弱制強暴以為天下去殘除賊而成王道故太公

之謀生焉太公為周陳陰符兵謀也文王業之而不卒武王繼文王

之業用太公之謀悉索薄賦薄少也躬擐甲胄擐貫著也以



伐無道而討不義誓師牧野以踐天子之位天下未定

海內未輯武王欲昭文王之令德使夷狄各以其賄來

貢遼遠未能至故治三年之喪殯文王於兩楹之間

殯也兩楹堂柱之間賓主夾之以俟遠方武王三年而崩成王在祿

穉之中未能用事蔡叔管叔輔公子祿父祿父紂之兄子周封之以

為殷後使管蔡監之而欲為亂周公繼文王之業持天子之政以

股肱周室輔翼成王懼爭道之不塞臣下之危上也故

縱馬華山放牛桃林敗鼓折枹搢笏而朝以寧靜王室

鎮撫諸侯成王既壯能從政事周公受封於魯以此移

風易俗孔子脩成康之道述周公之訓以教七十子使

服其衣冠脩其篇籍故儒者之學生焉墨子學儒者之

業受孔子之術以為其禮煩擾而不說說易也厚葬斃財

而貧民服傷生而害事故背周道而用夏政禹之時天

下大水禹身執殳垂以為民先遠吉按太平御覽藥垂作奮插為是此誤也

剔河而道九岐剔洩去也九岐河水播岐為九以入海也遠吉按太平御覽作疏河而道九

支繫江而通九路江水通別為九辟五湖使水辟人而相從也而定東海

當此之時燒不暇擯擯排去也濡不給扞扞拭也歿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

歿澤者葬澤故節財薄葬閑服生焉齊桓公之時天子



卑弱諸侯力征南夷北狄交伐中國中國之不絕如綫

綫細也齊國之地東負海而北障河地狹田少而民多智

巧桓公憂中國之苦夷狄之亂欲以存亡繼絕崇天

子之位廣文武之業故管子之書生焉齊景公內好聲

色外好狗馬獵射亡歸好色無辨辨別也作為路寢之臺

族鑄大鐘族聚也達吉按太撞之庭下郊雉皆响大鐘

聲似雷震雉應而响鳴也達吉按太平御覽响作一

雖有許春注云鐘聲如雷震雉皆應之與此略同

朝用三千鐘鐘十斛也贖賜也一朝梁邱據子家噲

導於左右二人景公臣也導諫也故晏子之諫生焉晚世之時六

國諸侯谿異谷別水絕山隔各自治其境內守其分地

握其權柄擅其政令下無方伯上無天子力征爭權勝

者為右恃連與國恃連與之國約重致剖信符結遠援以守

其國家持其社稷故縱橫脩短生焉申子者韓昭釐之

佐韓晉別國也地險而介於大國之間晉國之故

禮未滅韓國之新法重出先君之令未收後君之令又

下新故相反前後相繆百官背亂不知所用故刑名之

書生焉秦國之俗貪狠狠荒也強力寡義而趨利可威以

刑而不可化以善可勸以賞而不可厲以名被險而帶





71014390

河西塞以為固地利形便畜積殷富孝公欲以虎狼之

勢而吞諸侯故商鞅之法生焉若劉氏之書淮南王觀

天地之象通者今之事權事而立制度形而施宜原道

之心合三王之風以儲與扈治儲與猶攝業也玄眇之

中精搖靡覽楚人謂精進為精棄其畛挈楚人謂澤

其淑靜以統天下理萬物應變化通殊類非循一迹之

路守一隅之指拘繫牽連之物而不與世推移也故置

之尋常而不塞布之窵緩也布之天

淮南子卷二十一 終 不窵下雖大不窵也 總校張預分校 陳其榮 徐惟錕校

